

程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四

周易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伏羲于艮下兌上之卦名為咸者蓋以此卦之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感之見於造化也此卦之德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感之見於人已也此卦之象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感之見於男女也三者皆交感之義故名為咸文王繫辭以為卦之所具皆感而得其正者也天下之理感則必通占得此者而

宣城陵陽徐元氣 著

弟華陽徐元太 輯

以我之機觸彼之機有所感焉則情以兩相決而無所不亨
事以兩相濟而無所不遂當得亨矣然其所以得亨者以其
感之合於正也使以不正而感歎其亨也不亦難乎故必其
所感者以理而不以欲以公而不以私率吾固有之良以觸
天下之所同有而苟合非其所尚也率吾本然之善以觸天
下之所同然而詭隨非其所安也斯則感道一出於至正而
亨之所由得者在是矣然交感之道莫大於男女是取女者
又感道之最切而正與不正之所繫為其嚴也若取女而以
正則以德配德有以成內助之功以賢配賢有以端風化之
本不亦吉乎知取女之必以正而獲吉則自取女之外而欲
其感無不通者信不可外於貞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
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卦所以名爲咸者蓋物在天地之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
有感有感斯有應或陽感而陰應陽固不能無感也或陰感
而陽應陰亦不能無感也此乃自然之理而咸之義也故名
爲咸文王繫其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蓋以卦體言之兌柔
在上艮剛在下是其造化也剛之氣感乎柔柔固應而與
之柔之氣感乎剛剛亦應而與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也以
卦德言之艮德爲止兌德爲說是其在人已也止則其心不
貳而感之也專悅則其心樂從而應之也至是止而悅也以

卦象言之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是其在男女也男先於女既得乎男女之正二少相求又協乎婚姻之時是男下女也夫卦體卦德卦象之善如此是皆感得其正而無不亨者也故其占一有所感固情無不孚事無不濟而亨矣又必以理不以欲以公不以私而利於貞焉以是取女其所以成內助之功端風化之本而吉也不亦宜乎又以感通之理而極言之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陽嘘陰吸本一氣以默運其鼓舞之機此固天地之感萬物也但見萬物之同受是氣者莫不化化而資其始生生而流其形焉是天地感而必通矣聖人為萬民之父母而神道設教本一心以潛寓其作興之術此固聖人之感天下也但見天下之同有是心者莫不和順

而無乖戾平正而無偏倚焉是聖人感而必通矣夫感在天地而有以育萬物感在聖人而有以正萬民感通之大蓋如此苟即此感通之道以觀之而天地萬物又豈有能遁其情者乎蓋位上位下而卑高之定位對待之體則然耳乃若其情則確然者其道下降也墮然者其道上行也俯仰於造化而所以立天地之大義者寧有外於感通者乎親上親下而性命之各正者群分之體則然耳乃若其情則同聲者莫不相應也同氣者莫不相求也博觀乎物理而所以生人物之散殊者又寧有外於感通者乎莫廣於天地而昏此以神其化莫賸於萬物而昏此以成其能大哉感通之理斯其至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則是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感感之義也君子體之以爲山惟虛也故能受澤之潤使人心不虛亦何以受人之善乎於是去其將迎之累而靜以養之使廣大之我致者足以爲兼收並蓄之本絕其意必之私而寬以居之使高明之我極者足以爲含弘翕聚之基一疵不存恢乎天地之爲量而聞一善言聞斯受之焉見一善行見斯受之焉蓋善之所感者無盡而吾之所以受之者亦無盡其諸會衆善於一原者乎一物不雜粹乎鑑空之爲體而多聞善言受而從之焉多見善行受而識之焉蓋善之所感者無窮而吾之所以受之者亦無窮其諸統萬善於一致者乎斯則至虛之受受而不窮能受之虛虛而不固此君子之所以未感

而非淪於無既感而非滯於有也其與山之受澤者何異哉
初六咸其拇

感道貴深斯得遂其進而足以有爲也初六居卦之初是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分隔於二而未通情睽於上而未洽本不可妄進也顧以當咸之時時方爭事於感乃不度其可否之幾不量其淺深之勢以孤寒之士而即思條陳乎社稷之大謀以踈遠之臣而即思論列乎廟廊之大政諫則欲其必行德業之未孚弗顧也言則欲其必聽聞望之未著弗計也有咸其拇之象焉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感於最下固有咸拇之象矣然初之未能上進者特時

勢限之耳其志之所存則以廟廊之大政莫非吾之所當理而不安於匹夫之賤社稷之大議莫非吾之所當籌而不屑於側陋之微蓋志已在外而欲進矣豈曰知時勢之不可而遂置天下理亂於不聞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居初之上當足腓之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則是為士者不待夫明揚之我及而遂變其隱居之所求以赴功名於苟且不俟夫機會之我乘而遂棄其平生之所養以圖富貴於倖成有咸其腓之象焉占者值此而亦妄有所感如腓之動焉則狗人不免於失已而敗名喪節枉已不可以直人而取悔招尤不亦凶乎然幸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是性雖躁

動而心則無邪猶能覺其躁動之非而反之正也占者誠能知行誼之不可以不修而勵吾無求之節知聞望之不可以不養而堅吾無欲之操如是則不特名節可全而且可以啓天下高尚之志不特悔尤可免而且可以挽天下頑懦之風不亦吉乎動靜異宜而吉凶殊應可不慎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雖咸其腓而不免於凶矣然又居其所而得吉者蓋二有中正之順德中則有以變其妄進之心而所存者莫非無求之念尚何至於枉已而徇人正則有以改其輕進之行而所持者莫非無欲之操尚何至於敗名而喪節此其所以得吉也否則順德一失而害必隨之寧能免於凶乎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狂吝

九三居腓之上當股之處夫初二陰躁固皆欲動而妄進者三本陽剛宜其以禮義自裁矣顧亦不能以剛自守而隨之功名之會乃流俗之所共趨也我亦舍其隱居之所未而爲之赴功名於苟且何其同乎流俗而不能自立耶富貴之途乃汚世之所共逐也我亦棄其平生之所養而爲之圖富貴於倖成何其合乎汚世而不能自振耶故爲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則降志辱身適足爲有道者之所耻敗名喪節未免爲守正者之所羞不亦吝乎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所以爲咸其股者蓋以初二陰柔其心固皆急於富貴

也三亦不能以理自強而勵吾守道之節其念固皆切於功名也三亦不能以義自制而嚴吾守正之操殆與股之隨足而動者無異矣此所以爲咸其股也然二之陰躁其動而不處也宜矣三乃陽剛君子宜其卓然自立超乎流俗之表也今反不能自守而其志惟在於隨人則所趨溺於卑陋而平生之所以自養者於是乎盡喪豈不爲可吝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感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故周公因占設戒以爲人之感也存乎心而心之感也貴乎

正九四固感失其正而不免於有悔矣占者容可不知戒乎是必廓然以立其體而何思何慮凡夫愛憎取舍之加莫不悉協乎天理之極湛然以存其真而無思無為凡夫賞罰予奪之施莫不悉合乎人心之常固不預期其應於方感之先也亦不遽必其應於既感之後也得正如此是能泯其往來之念而不為私感所累矣將見至誠足以聯天下之情雖何思也而從之者亦何所不周蓋揆之於理而可以免夫乖戾之愆焉至公足以通天下之志雖無思也而從之者亦無所不廣蓋反之於心而可以免夫愧怍之耻焉不為得吉而悔亡乎苟或自私之意勝而不能奉天理以為推行之準自利之念興而不能順人心以為酬酢之宜望彼之應然後施我

之感施我之感即欲得彼之應是其感乎天下者皆憧憧往來之私而失之不正矣吾見恩既欲歸於己怨必難免於人思及於親而不能不遺乎疎則所從者亦止於親而已思及於近而不能不遺乎遠則所從者亦止於近而已亦何以得吉而悔亡哉夫感之公私少異而效之廣狹頓殊如此占者當知審所尚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之感物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者蓋不正之感必有害也今感之以正則公道大行而嫌隙之不生常理可久而怨尤之不作未涉乎私感之害此所以得吉而悔亡也又戒以憧憧往來者蓋人心之體至正而無邪本光大也但憧憧往

來而感之以私則遠不能及未免流於暗昧而不明衆不能
周未免溺於狹小而不廣感道未得為光大宜其止於朋類
之從而有私感之害也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居上之中當脢之處則是孤介以自立庶隅以自守上
焉非無可事之君也彼顧不能致君以輔其治而置休戚於
不知下焉非無可使之民也彼顧不能澤民以弘其功而付
理亂於罔恤有如人身之脢塊然血肉與心相背不能感物
而無私係者也占者如是則雖不能以正事其君而亦可無
阿徇取容之非視夫咸其腓而得凶者蓋不侔矣雖不能以
正使其民而亦可無違道干譽之失視夫咸其股而致吝者

蓋有間矣何悔之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吾人之處世上焉有君之當事下焉有民之當使故必兼善
天下而親見其道之行於君民其所志乃大得也今九五乃
安於孤介特立而咸其脢焉則上無致君之志而潔身以亂
倫何有乎天下一家之度下無澤民之志而絕人以逃世何
有乎萬物一體之懷其立志亦未陋而已豈足尚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說終則妄說之弊生咸極則
偽感之私起又兌為口舌而以六居上適當其處則是鼓利
口以欺人曾無篤實之意飾巧言以媚世何有懇切之誠故

為感其輔頰舌之象

象曰感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人之感物貴有實心以相信也今上六感物而有事於輔頰舌焉是其駕浮辭以動衆而傷易則誕初非由衷之所宜歸虛辭以媚人而傷頰則支初非積中之所發蓋不過騰揚其口說而已豈足道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伏羲于巽下震上之卦名為恒者蓋以此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各居其位陰陽之常分也震雷巽風二物相與交相助益造化之常勢也巽順震動為巽而動施為合理立身之常行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剛柔合德人事之常情也四者皆

理之常故名為恒文王繫辭以為人君欲有為於天下而推之不能以皆準動之不免於或括者非王道之難行也亦由於天德之不惧耳今而曰恒焉則是存諸心者有非二三之所能雜而由心以經緯乎庶政則王道之平平者自施之而無有於或夜履諸身者有非始終之所能遷而由身以酬酢乎萬物則王道之蕩蕩者自放之而無有於或愆高明之業足以配天而卑陋不得以滯之也博厚之功足以配地而狹小不得以病之也是亨而无咎者固恒德之所以往無不利矣而豈不正之所能致哉殆必蘊之而為心法之恒者本乎帝王傳心之大要而非功利之是執彰之而為身法之恒者本乎帝王脩身之大經而非智術之是安夫然後出此德之

至正者往以覆物焉則足以建配天之業而無卑陋之咎者
乃其機之不可過也出此德之至正者往以載物焉則足以
成配地之勲而無挾小之咎者乃其效之不可誣也否則恒
而不正焉是亦伯者久假之私而已欲其往而得亨无咎也
不亦難乎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
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
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卦所以名為恒者蓋一恒乃常久之義也天下之理凡分有
相維而勢有相頌者其常也今以卦體言之震剛在上巽柔

在下則是陽以尊居於上陰以卑陳於下定位森嚴而不可
踰其分之常有如此以卦象言之震象為雷巽象為風則是
雷以風而益迅風以雷而益烈大化統同而無所間其勢之
常有如此凡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今以卦德言
之巽德為巽震德為動則是內不拂乎事理外不失乎時宜
而舉措有當可之妙其事之常有如此以卦體言之八卦六
爻剛柔相應則是陰得陽以為依陽得陰以為輔而彼此無
孤立之憂其情之常有如此四者皆理之常故名為恒文王
繫其辭曰亨无咎者蓋以人君能恒其德則推之而皆準動
之而不括亨无咎固其所必致矣然又示之以利貞者何哉
蓋萬世常行之謂道外道非恒也一私不雜之謂貞外貞非

道也。故人君之恒德，必惟精惟一，以執厥中而內焉。一至正之是，持惟幾，惟康以安，汝止而外焉。一至正之是，履夫然後心之所存，皆帝王傳心之大要，而久於其內者，莫非與斯道而相為默運，身之所體，皆帝王脩身之大經，而久於其外者，莫非與斯道而相為周旋，是固得所久之道，而謂之恒矣。否則居之，雖無倦，亦私智焉耳。行之，雖有常，亦伯術焉耳。久非其道，文烏可以言恒耶？且以天地之道觀之，天以至易之德，而貞觀於上，其道無私也。一正而已矣。地以至簡之德，而貞觀於下，其道無私也。一正而已矣。是以高明之覆物也，亘萬古而無所終窮，資始者常見其不匱焉，博厚之載物也，歷萬世而無所底極，資生者常見其不息焉。天地之恒久，不外乎

一正如此。况夫繼天地以立極者，而容可不法天地以立德乎？此恒之所以必利於貞，而後可以得亨无咎也。夫恒固貴乎正矣，而又曰利有攸往者，何耶？蓋天下之理，不外乎終始而有終，必有始者，乃其循環之常也。故人君能恒德，以一天下之貞，而久其道於未動之先，固為明德之終矣。吾知存之也，無急則出之也，無疆而道之實有諸已者，自可舉而措之，以溥其淪洽之仁，居之也，無倦則施之也，無窮而道之實體於我者，自可推而行之，以廣其浸漬之澤。凡其積之為博厚，而載物之功，足以配地，發之為高明，而覆物之業，足以配天者，此其始之矣。終以資乎其始，而始以驗乎其終，此利貞之後，所以必利有攸往也。夫觀於卦之名辭，固可以見恒久之

道矣然是豈足以盡其蘊哉又以恒久之道而極言之秉陰陽之精以懸象者有日月焉附麗於天而運行有度故日月於晝月明於夜亘萬古而能久照乎萬物也順陰陽之氣以錯行者有四時焉寒暑變化而循環不窮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亘萬古而能久成乎萬物也至若聖人者以純一不已之心擴而為曲成不遺之政以至誠無息之德達而為悠久無疆之謨固與日月而合其久照之明與四時而合其久成之序矣是雖不期天下之化成也然得於溼濡之深者自爾會歸於皇極被其漸摩之澤者莫不允升於大猷天下有不化成乎夫久照久成恒之理參諸造化而不悖矣久道化成恒之理質諸聖人而不惑矣苟即此恒久之道而引伸以窮

其蘊推類以盡其餘則莫大於天地而推遷之異齊者時之變為之也乃若其情則尊卑之有定者不紊其易簡之能載之有常者不爽其清寧之則天以恒而成其高明之象也地以恒而成其博厚之形也天地之情寧有外於恒乎莫贖於萬物而感通之異迹者機之動觸之也乃若其情則太和之保合者不拂其遂生之願性命之各正者不虧其賦畀之常人以恒而成其靈秀之美也物以恒而成其動植之類也萬物之情寧有外於恒乎夫日月也四時也聖人也為功不同而同歸於恒焉天地也萬物也為情不同而同歸於恒焉然則恒久之道信有以貫乎三才彌乎六合而不徒為王道之本天德之要矣恒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迅而風從以烈風怒而雷從以轟兩物相與萬古當然恒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允理之至當而不可易者謂之方乃吾人立身之要也但擇之未審者既昧焉而不能立守之未固者又立焉而不能久皆非善於體恒者矣是以知至之餘必繼之以知終之力而堅定以自持惟精之後必加以惟一之功而永貞以自勵或有見於百王之心法為吾之所當承也則以一人紹乎心法之微而卓然不為異端所惑即其中立不倚之勇誠有可常可變而其方不可奪者矣或有見於萬古之綱常為吾之所當任也則以一人負乎綱常之重而毅然不為勢利所回即其強立不返之操誠有可生可殺

而其方不可渝者矣體易之學如此則以此存之而為久道以成德所以同乎天地之體者在是也以此推之而為久道以成化所以同乎聖人之用者在是也恒之理不其備於君子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自初而言居卦之下則勢早在恒之初則交淺固未可以深有所求也自四而言震體則好動而無常情陽性則好高而不下接且又為二三所隔未免有離間之言則其應初之意已異乎常而不可深有所求矣明者處此必見幾而作無所求也初之柔暗內不能度已之勢外不能度人之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知

進而不知退知常而不知變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從施
 欲其報必盡其歡思以成上下之交必竭其忠思以為應援
 之助有浚恒之象焉占者如此則雖所求之人本於相應之
 正而貞也然在我之求既輕而在人之聽益厭非惟不塞已
 之望而且將逢彼之怒求榮及辱求親及疎釁孽由此而生
 患害由此而作不亦凶而無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六之浚恒而得凶者以其居恒之初相應之始其情未洽
 未可以求之深也顧乃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必從而弗計
 其交之不固施欲其必報而弗顧其意之不孚其取凶必矣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其氣質有偏宜無得於道而有悔也然幸
 其爻中則天理常惺惺而不昧所性猶存存而不忘者也故
 能乘其有覺之良而矯偏以歸於正致其善及之力而損過
 以就乎中則久於其道而其悔可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本有悔也而卒得亡其悔者果何自而然哉
 蓋道之所貴者中而已矣中之所貴者久而已矣今九二在
 恒之卦處下之中是不偏不倚為能安止於大中之理焉而
 見之於施為者自有委曲之術惟精惟一為能允執乎厥中
 之要焉而推之於舉措者自有調停之方因中以求正此悔
 之所以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位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則是濟養未深持守不固始雖有天爵之可尊也終則棄其天爵而汲汲焉以要乎人爵之榮始雖有性分之可樂也終則亡其性分而役役焉以逐乎勢分之貴夫大節一虧萬事瓦裂上馬而君厭之下焉而民鄙之中焉而士大夫非之故為不恒其德而或承以屈身辱已之羞之象夫正必能恒而後亨可獲咎可无也占者苟有剛正之德而亦如三之弗克善終焉則初志固有可觀而晚節殊無足取或承之羞必不能免矣雖貞不亦吝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立身於天地間以其德之有恒也九二既不恒其德而後志於富貴則失其所以自立矣吾知上焉思以干君之寵則君必厭其卑而不能容其身於朝廷之上下焉思以要民之譽則民必鄙其賤而不能容其身於邦國之間其或承之羞也不亦宜乎

九四田无禽

恒久固美德也然必久於其道而後可以利有攸往耳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其居之不疑者乃智術之私而非聖賢格致之大要守之不變者乃異端之學而非帝王誠正之大本不當久而久者也將見遠而天下固不可平矣而近之一國亦無以達昭明之績外而一國固不可治矣而內之

一家亦無以成親睦之風其象如人之田獵久於无禽之所雖終日馳驅而不獲一禽焉何利之有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夫人必久於其道而後上足以成正君之功下足以溥澤民之化亨之所以獲而往之所以利者胥此也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所久者乃權謀術數之曲學而非格致誠正之真傳吾知正君無其具而以之為上則君心必不可格澤民無其本而以之為下則民俗必不可新固即人之田於無禽之地而欲其得禽也不亦難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中則是凡有所為不敢以自專

也惟以從人之謀為正而居之以不疑九藉所作不敢以自主也惟以從人之議為正而守之以不變象為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以順為恒者乃婦人順從之常道非夫子之所宜也故占者婦人得之則行無攸遂事無專成固得正位乎內之道而吉矣若使夫子得之則當果斷以為天下倡也而顧欲因人以成事焉則陋矣當剛決以為天下先也而顧欲隨世以就功焉則懦矣非正位乎外之道也不亦凶乎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以順為正而得吉者蓋婦人之道惟從夫子之一人而終身不他本無自制之義者也故行無攸遂乃內助之所由端而事無專成乃陰教之所由理其得吉宜矣若為夫子則

固果斷剛決以義制事者也苟從婦人以順為正之道是流於委靡而不足以濟天下之事過於巽懦而不足以建天下之功寧能免於凶乎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是狹小前人之制度而喜於紛更未免急遽而無漸紊亂先王之典章而樂於變革未免苟且而乖方蓋以振為恒者也占者亦若上之好動而不常焉吾知多事以擾民者非惟不能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起債敗之虞要功以激衆者非惟不能建天下之功而反足以致傾覆之禍其凶也何如

象曰振恒在上天无功也

在上而能恒其德以行所無事者則上焉有功於君下焉有功於民斯可以致亨而无咎也今上六居上而以振為恒焉吾知過於紛更非惟無益於君而反有以貽吾君之禍傷於制作非惟無補於民而反有以戕吾民之生盖大无功者也其得凶也不亦宜乎

遯亨亦利貞

伏羲於艮下乾上之卦名為遯者盖遯退避也此卦二陰浸長則是當此之時小人之勢已浸浸乎其不可過在君子所當退避也故名為遯文王繫辭以為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是君子有康濟之德小人有承順之心君

子猶可有為而不必遽遜也。但二陰小人既浸長於下，則雖有九五之德，六二之應，亦不能遏小人之盛，而挽君子之衰矣。是其勢不可以不遜也。君子占而得此，為能順時而遜焉。則雖不得行道於當時，然自信自樂，內而持身，不蹈夫危機，全節全名，外而處世，不招夫物議，是身雖退而道則亨也。否則身中小人之禍，而道亦與之俱否矣。然此特為君子計耳。為小人者，當何如？蓋必思天下之不可一日無君子，而安分以自守，弗以勢之方熾而遂肆其凌逼之謀，包容以自持，弗以勢之方興而遂逞其中傷之術。斯君子猶得維持乎世道，而小人猶得覆庇於君子也。不然，吾恐君子受害而天下國家隨之矣。小人其能獨免哉？夫曰亨者，諷君子當避小人也。

曰利貞者，警小人無害君子也。聖人扶世道之慮遠矣。彖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

此卦既名為遜矣，而文王繫其辭曰：亨利貞者，何耶？蓋君子能遜則身雖窮而心與天地同其泰行，雖塞而道與造化同其舒遜而得亨也。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九五陽剛中正而當位，是君子中傑出之士，聞望素著，而其康濟之才，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應，是小人中近厚之人，讒譽未萌而懷包承之志，斯則小人之禍未迫而君子猶有容身之地。若可以有為而不必遜也。然二陰浸長，勢力方熾，其時不可以不遜矣。是以見幾而作，全身於未辱身之先，潔已而往，正志於未降。

志之始與時偕行此其所以亨也苟禍已迫則不得去而所損多矣又安得亨乎又戒小人以利貞者蓋以二陰浸長上進之勢勃乎其莫過是奸邪之交已合而將以肆其害正之謀兇惡之黨方興而將以逞其傷善之計故戒以利貞而不可侵迫於君子也夫陰始生而未長繫以金柅可也陰既長而將衰決以孚號可也處之皆未難也遯之時何時也遯之義何義也陰方浸長而思以繫之則其勢不可遏而徒足以養小人之奸思以決之則其鋒不可撓而徒足以激小人之亂當此之時惟有遯而已然昧乎時勢者則不知遯不知遯則失之踈戀夫祿位者則不早遯不早遯則失之晚必有先見之明而心無所眩者方能審其去就之機而遯之不疑必

有克己之勇而心無所縻者方能決其去就之宜而遯之必加遯之難處如此其時義不充大哉君子知其時義之大而當浸長之時堅時行之志不恃其德之在我與應之在人而果於必遯焉則於難處之中而有善處之術其得亨也不亦宜乎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天體無窮山高有限天不求遠於山而山自不能近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小人之肆害於君子未必皆小人之罪也亦君子有以致之耳故其遠小人也非尚威武而拒之太嚴不大聲色而疾之已甚惟於立身行己之間守乎規矩之常而秩然其有度事君使民之際由乎道義之正而肅然其無

疵則雖無心於過小人之鋒而彼自有所畏而不敢肆無心於杜小人之禍而彼自有所憚而不敢逞矣是可見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之高非以遠山而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絕於君子然則君子之遠小人也豈必小人之是遠哉亦遠之於吾身而已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道貴先不貴後可速不可緩初六當遯之時居卦之下則是衆皆急於遠小人之害而彼獨隱忍不決以昧乎早見之明衆皆切於避小人之鋒而彼獨濡滯不果以失乎預待之智蓋遯之遲者也為遯尾之象如是則時難復遯而禍將及身危之道也占者值此當知遯而不早猶且有厲也况可

有所往乎於是儉德以為高而不妄進以求用其道含章以為美而不冒進以求試其才庶乎小人中傷之禍可免矣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謂之遯尾而有厲者以其不知早遯而尚往故災之不免耳使能儉德以避難而不敢苟出以貪祿位之榮含章以俟時而不敢妄進以圖富貴之利則小人中傷之計無自而及矣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當遯之時居下之中有中德矣爻位皆陰有順德矣以此中順之德自守則是隨時觀變與時偕行不以激論救世為能而惟切乎儉德避難之計不以抗節立朝為美而惟敦

乎潔身遠害之謀此志一立確不可易高爵不能視之而使
返厚祿不能縻之而使留殆猶執係乎物而用黃牛之革極
其堅固雖欲解脫而不能焉占者固守亦能如是則必可以
獲能遯之亨而無尾遯之厲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謂之執用黃牛莫之勝說者蓋言以其中順自守固執
其必遯之志欲榮之祿位以奪之而其儉德之操非祿位可
得而奪欲寵之富貴以縻之而其潔身之念非富貴可得而
縻其孰能解之乎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本剛正之君子而當遯之時下比二陰為小人私情之

所溺爵祿入於其心而不能辭之以為潔身之計富貴縻於
其志而不能舍之以為遠害之謀濡滯隱忍去而不決繫遯
之象也如是則名節必為陰邪之所浼身家將為陰邪之所
傷有疾而危之道矣然是係戀之私恩可以懷臣妾之小人
而不可施於群奸之小人者也故占者於彼小人之中若臣
妾者而以此畜之斯可以結其心而致其服役用其身而給
其使令固得吉矣若權奸小人則遠之惟恐不遑去之惟恐
不速况可係戀乎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有係遯之厲者蓋當小人浸長之時而心有所繫則志
氣終於不振而必將為小人之所傷名節終於有虧而必將

為小人之所害有疾而困憊也。以之畜臣妾則吉者，蓋君子之處小人，吾身之生死於此乎？關吾道之通塞於此乎？係其事莫有大焉者也。故惟有明決之識者，然後可以臨大事而不疑。有果斷之才者，然後可以處大事而不苟。若此，係戀之私恩，特可以結臣妾之心而已。豈可施於處小人之大事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當遯之時，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是有所交好。若不能遯矣，然而乾體剛健，有果斷之才，則是不為私情所溺而裁之於理，毅然以潔身為高，不為私愛所牽而決之於義，浩然以遠害為美，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夫世俗恒徇於所好，而四獨能絕之，以遯焉，蓋惟自克之君子，乃能之而非

小人所及也。故占者果剛健之君子，歟？斯能以正自守，而不溺於私情，以禮自閑，而不牽於私愛，由是名節可全，既無係遯之疾，身家可保。又无尾遯之危，固好遯如四而得吉矣。若陰柔之小人，則必以奸相合，以佞相濟，而入於其黨，以取覆敗之凶矣。欲其如四之好遯也得乎？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謂之君子吉，小人否者，蓋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人所難也。惟陽剛之君子，斯義足以制欲而不為其所溺，理足以勝私而不為其所牽，乃能好遯而得吉也。若陰柔之小人，則富貴攬其心，而必將濟之以奸利，祿縻其志，而必將成之以佞安。能亦如君子之好遯哉？

九五嘉遯貞吉

夫○人○之○遯○也○非○迹○之○涉○於○不○安○則○患○之○懼○於○將○及○皆○可○以○言○
遯○而○不○可○以○言○遯○之○嘉○也○惟○九○五○陽○剛○中○正○是○在○我○既○極○德○
望○之○隆○而○下○應○六○二○亦○柔○順○中○正○是○在○人○猶○有○包○承○之○志○本○
可○以○有○為○而○實○未○有○可○去○之○隙○也○然○以○時○當○退○遯○為○能○見○幾○
而○作○潔○身○於○禍○未○萌○之○先○知○難○而○退○遠○迹○於○害○未○形○之○始○既○
不○牽○於○係○遯○以○中○乎○小○人○之○計○亦○不○安○於○尾○遯○以○懼○乎○小○人○
之○凶○乃○遯○之○嘉○美○而○得○其○正○者○也○占○者○遇○時○之○當○遯○而○亦○如○
之○正○焉○則○名○節○可○全○汙○濁○无○自○而○及○身○家○可○保○殆○辱○無○自○而○
加○不○亦○吉○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謂之嘉遯貞吉者以其陽剛中正能正其志審乎出處
之幾而不溺於私情決乎去就之義而不牽於利欲是以遯
之嘉而得貞吉也故志有不正則或見之不早而難免於尾
遯之災或去之不勇而難逃夫係遯之憊者也其何以嘉遯
而貞吉哉

上九肥遯无不利

夫○人○之○處○世○也○剛○決○不○足○者○則○當○遯○而○不○能○禍○敗○將○及○者○則○
欲○遯○而○不○得○情○有○所○繫○者○則○可○遯○而○不○知○如○是○而○欲○其○遯○亨○
也○難○矣○今○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惟○剛○陽○則○有○果○斷○
之○才○惟○居○外○則○無○政○事○之○及○而○下○無○係○應○則○又○無○小○人○之○牽○
尼○者○也○是○以○潔○身○於○霄○政○之○所○不○加○而○悠○然○以○自○適○屏○迹○於○

堯暴之所莫及而晏然以自如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為肥遯之象占者如是吾知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黜陟不聞而道與天地同其泰非特無尾遯之厲而已理亂不知而心與造化同其舒非特無繫遯之疾而已隨其所處何不利之有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謂之肥遯而無不利者言其遯之遠而處之裕浩然於天地之間而富貴無所累其心悠然於俯仰之內而利達無所係其志蓋從容自得綽有餘裕而無所疑碍者也此所以為遯之肥而无不利也歟

大壯利貞

伏羲於乾下震上之卦名為大壯者蓋以此卦四陽盛長則是弼治於中敷治於外者類皆剛直之臣贊化於朝宣化於國者率皆英明之士大者壯也故名為大壯文王繫辭以為陽既壯盛則其道大行而吉亨不假言矣但君子得志之時正小人側目之日使一有不正則在我失制馭之道而在彼有可乘之隙矣殆必以禮義廉耻為立身之大閑而凡所以處心積慮者不改其先憂後樂之志以綱常名節為立朝之大本而凡所以救弊補偏者不易其忠君愛國之誠或行政以布德則必其有利於生民者而後行之弗參之私智以多事焉或用人以廣恩則必其有益於社稷者而後用之弗徇之私見以植黨焉若然則君子無可乘之隙而小人無可肆

之奸大壯之勢可長保於無虞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天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卦所以名之為大壯者何所取哉蓋易之大分陽為大陰為小今此卦之體四陽盛長則是衆正咸登而秉鈞當軸者皆一時豪傑之上群英並進而承流宣化者皆四海俊乂之賢進退得輸其忠而奸邪於是乎斂迹職任得行其術而檢壬於是乎息謀大者壯也然豈無以致之者哉又以卦德觀之乾德為剛震德為動剛以動則是義所當為毅然以為之而不累於私理所當行奮然以行之而不屈於欲綱常之重必以為吾身之所當任而成敗之不可逆料者非所計焉社

稷之艱必以為吾身之所當安而利鈍之不可預期者非所顧焉夫是以格天之事業我其建之奸邪之所以斂迹而莫能沮者此也蓋世之功勳我其成之檢壬之所以息謀而莫敢抗者此也得非大者之所以壯乎夫卦體有大壯之義而卦德有致壯之由此大壯之所以名也至於文王繫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豈無謂哉蓋天下之理大者必正而小者必邪今此卦之所壯盛者既為君子之大道吾知推之而無不準者必皆合乎百王之治法施之而無不宜者必皆協乎萬世之常經或存諸心術以立乎剛動之原則大本之克端莫非光明之至德而偏倚無以累之也或顯諸事為以達乎剛動之用則大功之攸建莫非俊偉之奇勳而非僻無以遷之

也大者之必正如此則夫大壯之繫以利貞者得非即其固有之善而勉以有終之守乎然即此正大之理觀之豈惟君子以之而立世道之紀哉雖天地之情亦有不能外乎此者矣蓋於穆之命妙於無形者固不可得而窺而化育之功昭於有象者則實可得而見天無不覆焉地無不載焉清寧之奠位既克周而不窮矣而其覆載之無私者則又造化之所以貞一而不二者也天無不生焉地無不成焉氣化之流行既廣遠而莫禦矣而其生成之無私者則又造化之所以貞觀而不遷者也統天地之情而合一不測者固此正大之同流於上下分天地之情而兩在無方者亦此正大之各足於乾坤天地之不外乎正大如此况夫君子之壯正所以參贊

乎天地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也容可不利於正乎即此而觀可見君子之於天下也所賴以昌吾道之運者存乎勢而所恃以立吾道之紀者存乎理苟非理以御勢焉則君子雖盛而小人得以乘其隙矣寧能保其壯之不窮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驚遠而懼邇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壯之為義造化得之而一氣神於不禦吾人得之而一理純於不已本相為昭合者也人惟為已私所撓而壯者於是乎餒矣君子則至明以察其幾而克已復禮之端不惑于幾微至健以致其決而反身循理之功不虧于實踐有所視聽必其合乎禮而後可焉苟一或涉於非禮則力以禁之而不

使見諸視聽之際有所言動必其協乎禮而後可焉苟一或入於非禮則力以去之而不使加諸言動之間君子之所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者蓋如此夫天下之至難克者私也而君子能克之則其自勝之勇殆與造化而同流矣其壯為何如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以剛陽處下則有不妄之心又當大壯之時則有可為之會故銳於欲進果於必行不顧理之是非而遽思建天下之大謀不量勢之可否而遽思立天下之大業其象如壯於前趾欲動而不寧也占者居下而壯於進如初焉是以踈遠之臣一旦舉天下之事而惟吾之所欲為未免拂於理而忤

於勢矣吾知天子必疑大臣必忌非惟無以建大謀也而適以取困窮之辱非惟無以立大業也而反以招摧抑之危其凶豈待卜而後知哉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禮而進者此君子守身之常而動之所以不窮也今初九居下而壯於進則質之於理而理有所違揆之於勢而勢有所拂必至於觸小人之怒而摧抑之我加何以遂其行道之願必至於中小人之奸而擠陷之我及何以愜其建功之懷謂之曰征凶有孚信矣

九二貞吉

大壯之道以利貞為貴也九二當大壯之時以陽居陰是其

待小人也未免恃君子之壯而輕舉妄動已不得其正矣然
 所處得中猶可因其失而改之以復於正也占者得此當知
 吾之所為乖乎正理於是本其中道之存諸心者而見於踐
 履之際禮義以自閑規矩以自守使之無一隙之可乘焉本
 其中德之涵諸內者而發於設施之間名節以自砥忠愛以
 自持使之無微疵之可議焉得正如此則制之有術而奸邪
 不得以肆其中傷之謀處之有方而憮壬不得以逞其擠陷
 之惡大壯之勢可以長保而無虞矣不亦吉乎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本輕舉妄動而不正者也然能反其不正以
 歸於正而得吉者何哉以其所處得中是存諸心者不偏不

倚一中道之克積故猶能知輕舉之失而動必合乎禮義俾
 奸邪不得以乘其隙焉無過不及一中德之周流故猶能知
 妄動之非而行必守乎規矩俾憮壬不得以議其疵焉此其
 所以能正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恃其壯者也故其在小人也顧
 理之是非而逞其勇力以抗乎君子固為用壯矣在君子者
 亦不能慎密以伺其機也知奸邪之當去而毅然必欲去之
 雖勢有可否而弗顧焉不能從容以圖其便也知憮壬之當
 除而憤然必欲除之雖分有尊卑而弗顧焉是出之以用罔
 之私而與小人無異矣夫小人之謀君子其機常密而君子

乃自處之踈若此則其所為者雖上欲貽乎社稷之安下欲造乎生民之福而得理之正也然疾之太嚴者則非惟無以去天下之奸邪而反為奸邪之所困發之大驟者則非惟無以除天下之憚壬而反為憚壬之所傷亦不免於危厲矣其象不為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者乎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而周公繫其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夫小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其用壯固宜也為君子者正當慎密以防小人之奸而亦過於躁暴以激其變是何其自衛之不嚴正當從容以乘小人之便而亦過於迫切以中其謀是何其自處之不謹以君子而用罔亦與小人無異矣

不亦可慨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輟

大壯之時當正而固乃可以勝小人而得遂其進也今九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有不正之嫌宜其難於上進而悔之不能終無矣然不極其剛有反正之機焉故周公因占設戒以為時當大壯小人雖有必退之勢而君子不可以自恃也殆必自治益嚴而踐履悉循乎道義不使憚壬得以訾其疵自守益謹而舉動悉合乎時宜不使奸邪得以投其隙正固如是則其進也群小莫之能摧而群賢之路關可以保泰可以定功而不患於負荷之弗堪矣衆枉莫之能阻而衆正之途開可以遺大可以投艱而不病於任重之弗勝矣不其得吉而

悔亡矣乎然其象維何象之於羊則為藩籬之既決而羝羊不至於羸其角焉夫藩之決也其進可知也而君子如之則虛邑是升而所為有豁達之休吉而悔亡之義於斯可見矣象之於輿則為輪輻之既壯而大輿不至於曳其輪焉夫輻之壯也其進可知也而君子如之則大車以載而所施得推行之利吉而悔亡之義又於斯可見矣觀此則知君子之處壯固貴乎有勢尤貴乎有道守道以御勢而又何壯之難處乎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君子之所以不能遂其上進之願者凡以小人之未決得以阻之也九四之象曰藩決不羸則是奸邪既去而衆正之途

開抱德者得以往而選其德險壬既除而群賢之路闢懷才者得以往而展其才無復推抑之患矣否則藩馬未決吾恐往而取羸角之凶也如之何其可以得吉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之時惟剛以動者乃可以得其壯也今六五以柔居中柔則巽懦委靡而無有為之才中則安常守分而無必為之志是以衆皆恃壯以決乎小人也而彼獨失其壯焉凡所以秉道嫉邪以除天下之惡者非其所敢為也聲罪致討以去天下之奸者非其所敢任也有喪羊於易之象焉占者如是則雖不得使群小之斂迹以張吾道之盛也而亦可以免觸藩之厲雖不得使群枉之退處以顯吾道之亨也而亦可以

免羸角之凶何悔之有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失其壯而不能決小人如喪羊於易者由其以陰居陽雖得中而處位不當未免懦弱以自安而無得於剛強之勇委靡以自守而有歉於剛果之才是以衆皆恃壯以臨乎小人而彼獨不與之為敵也謂之喪羊於易不亦宜乎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壯之時必剛動而利貞者乃可以獲吉利之效也今上六壯終動極是志之壯矣其質本柔是才之弱也故其決小人也嫉奸邪之蠹政而不度其德毅然必欲去之而不能自安憤憮壬之妨賢而不量其力奮然必欲除之而不能自巳殆

猶羝羊觸藩而不能退也然智不足以運其謀而群小未能悉去力不足以懾其氣而衆枉未能盡除又如羝羊之觸藩而不能遂其進焉占者如是則既不能退焉自守而明哲以保身又不能進焉有為而戡禍以定亂何利之有然猶幸其不剛故占者誠能知小人之未易決也戒其輕舉妄動之失而處以慎重敬畏之心內周其策而不敢踈畧以中小人之奸外順其宜而不敢躁率以激小人之變則思慮不苟舉動必臧終得決去小人以慰其大行之志可以遂而不必退矣不亦利有攸往而吉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所以不能退不能遂者以其壯終動極知奸邪之可去

而去之不度其宜知憚壬之當除而除之不量其力失於詳
審故也又曰艱則吉者蓋能戒其輕舉妄動之失而處以慎
重敬畏之心則奸邪終為之必去憚壬終為之必除而向之
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不長也不亦吉乎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伏羲於坤下離上之卦名之曰晉者蓋以卦象言之日出地
上則是世道際文明之盛當夫可進之時也以卦德言之順
而麗乎大明之君則是臣道備忠良之美具夫可進之德也
以卦變言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則是人君以微柔懿恭
之德而居崇高富貴之位又遇夫可進之主也三者皆上進
之善故名為晉文王繫辭以為占者當是時有是德而遇是

君則其進也當為安國之侯以文教而懷綏乎海內以武畧
而輯寧乎域中大有功業於王室者矣由是屏翰之勞受知
人主而功之高者其報必厚旬宣之績簡在帝心而業之偉
者其寵必隆故輅馬之錫匪頒亦已重矣而又極乎蕃庶焉
蓋備物以將敬初不拘於錫予之常數也晝日之見禮意亦
已殷矣而又極於三接焉蓋燕見以通情初不限於朝貢之
常期也是蓋康侯之受此於大君者受以其功也而非無故
之獲大君之與此於康侯者與以其功也而非濫授之私占
晉者亦患其不為康侯而已又何患乎無康侯之寵耶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卦所以名為晉者蓋自猷畝之賤而登於廊廟之間由側陋之微而升於密勿之地有進之義也文王繫其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人臣之有功必值夫明時而後其功可顯也卦體以離之明而出於坤之地焉則是文明啓運萬國仰熙皞之光而無所不照正有功必賞之會也大臣之所難值者時而今不有其時乎必備乎順德而後其功可保也卦德以坤之順而麗乎離之明焉則是寅恭為志一心輔顯比之主而不敢自專正有功不矜之美也人臣之所難備者德而今不有其德乎必遇乎賢君而後其功可錄也卦變以四之柔上進於五則是謙中內蘊終陟元后之尊而虛懷待下又報功崇德之主也人臣之所難遇

者君而今不有其君乎夫有其時則功可建而頒寵之典以明有其德則功可居而承寵之道以盡有其君則功不忌而優寵之念以殷是以樹乃奇勲在臣子固無望報之念而嘉乃丕績在君上自有將敬之儀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固康侯之所必獲矣而使遇非其時處非其德而又上無其君則雖挾蓋世之勳而亦有難於令終也其何寵之能獲乎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夫離之象日也坤之象地也此卦離上坤下則是天之有是日也其貞明而不晦者乎而明之出于地也其方進而不已者乎夫固晉之名所由取矣君子體之以為德之本明于吾心猶日之大明于中天也使無以自昭之則明者始昏而仰

焉多愧矣。豈君子合天之學乎？是必緣其心之有覺者而善反以懋其功，于以完吾天命之懿，乘其機之不息者而緝熙以聯其間，于以復吾人心之良德，以至虛為體，是我所自有者也。自有而自昭之，俾清明湛一之衷，無一毫私意之蔽，斯已矣。德以至靈為用，是我所自具者也。自具而自昭之，俾靈瑩洞達之境，無一毫私欲之累，斯已矣。信乎日之明固出于地之上，而吾之德亦合乎日之明矣。孰謂君子之晉也而非憲天之學乎？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當晉之時上應得人乃可進也初六以陰居下本欲進者而上應九四不中不正之小人則是孤窮之士欲進以匡輔乎

明君而未免見阻於佞倖羈旅之臣欲進以左右乎明主而未免受抑於權奸有晉如摧如而不得進之象占者處此其可以人之我摧而遂枉道以干之耶？殆必脩德俟時而不為佞倖之計，藏器待用而不萌奔競之私，守正如是則志行自此而彰，名譽自此而著，雖不自炫以求知而自受知於明主，雖不自小以求用而自見用於明君，人無不信而進得以遂矣，不亦吉乎？然此特言其理之常耳，設或可知之實終不為人所知，可用之具終不為人所用，守正而猶見摧，不得取信於世以遂其進焉，又不可以困窮為憂也。亦當聽命樂天而悉泯其抑鬱無聊之意，尊德樂義而弗變其從容自得之休，惟安裕以處之，則得出處之宜，識進退之節，既非汲汲以失

其守亦非悻悻以傷於義矣何咎之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雖晉如摧如然豈可以見摧之故而遂失其守哉必當
獨以禮義自閑而不為枉已徇人之舉以名節自勵而不為
屈已從人之圖行正道而不苟然後終得遂其進而吉也至
於行正而人不我信宜有憂世之志矣而又必寬裕以處乃
得无咎者豈其果於忘世哉正以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故上無致君之責而不必憂其君下無澤民之權而不必憂
其民惟尊德樂義而守正不變乃其宜耳若命之既受而猶
以寬裕處之則曠官之刺與而失職之罪著咎其能以終无
耶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當晉之時必有應於上乃易進也今六二柔順中正本有可
進之德而上無應援未有與進之人則是經濟之術積於夙
昔者固欲出之以佐乎明主也而不得遂其行義之願匡輔
之才養於平居者固欲出之以比乎明君也而不得慰其達
道之懷上畏天命下憫人窮而抑鬱之念不能自勝有晉如
愁如之象占者值此豈可以愁如之故而自失其守哉尤必
守吾中德而愛身明道不汲汲以投富貴之機守吾正德而
脩已俟時不悻悻以赴功名之會能貞如此則中正之德久
而必彰以應旁求之典而經濟之術於是乎可施以膺師錫
之公而匡輔之才於是乎可展向之畏天命而憫人窮之心

在所以必釋矣不亦吉乎然且其進也必蒙夫恩禮之隆而尊其位重其祿所謂蕃庶之錫者殆辭之而弗克必荷夫寵遇之盛而養之厚待之誠所謂三接之儀者殆推之而弗能不其受福於王母乎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所以受茲介福於君者豈倖致哉蓋以其處下之中則不偏不倚而有中之德足以為建中之資居位之正則無反無側而有正之德足以為表正之助夫是以命終上逮寵終下綏褒德之典揚善之休不求而自至也否則進且未必遂矣而况於受福乎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不中不正是其常德不足素行不孚宜凡事阻碍不得進而悔也然當晉之時與下二陰皆欲乘時上進以安國為心是以事焉既同故意與之孚而相協者多道焉既合故情與之洽而相信者衆由是聞見廣而德行脩輔助多而功業建外不困於事內不疚於心可以大得遂其進矣悔其有不亡乎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不中不正宜無以取信於人矣而乃為衆所允者蓋人之相信惟其志之同而已六三志欲上行以麗於大明夫固有安國之心者也當晉之時初二二陰亦皆有上進之志焉則是三固事專于報主而衆亦欲麗夫大明之君三固志存

乎立功而衆亦欲建夫康國之績惟其志焉既同是以衆皆信之而心孚意契也否則悔其可以終亡耶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盛德而處高位者斯可以安而不危也九四當晉之時不中不正是德行有虧矣而乃盜竊人臣之高位非其所宜是以心雖戀乎宰執之榮也而上馬恒恐見奪於其君志雖嗜乎公輔之貴也而下馬恒恐見攘於其衆貪而畏人有晉如鼫鼠之象占者如是則所居之位所享之祿雖日出於上之所與而得之以正然德不稱位則君必奪之於上而何以自容於賞罰清明之世位浮於德則衆必攘之於下而何以自全於黜陟昭明之時蓋始雖得之終必失之矣不亦危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謂之鼫鼠貞厲者以其不中不正處位不當則是養之未裕而顧叨承乎宰執之榮行之未脩而顧濫膺乎公輔之寄無康侯之功而居康侯之位此其所以雖正亦危也不然則將位極人臣而上必不疑衆必不忌矣又何厲之有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當晉之時以陰居陽處事失當固宜功不可成利不可獲而有不正之悔矣然猶幸其大明在上既具乎文明之德而下皆順從又得乎天下之心有反正之資焉故占者得之則功可以成利可以獲志無不遂而不正之悔亡矣然君道莫貴於純心而得失之間又人情之所易恤者又必脩政教

以塞王猷惟以盡吾之分焉而凡民愛民畏非吾之所能必者悉泯於思慮之所不萌與禮樂以宣王化惟以塞吾之職焉而凡民節民和非吾之所能強者悉置於意念之所不及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不計較於得失焉如是而往則教洽而民自愛政舉而民自畏雖不期其效而效之臻於外者殆不可禦矣禮制而民自節樂作而民自和雖不求其應而應之孚於下者殆弗克違矣不亦吉乎然不特往吉而已自政教以達之萬幾莫不推之而皆準自禮樂以達之庶務莫不動之而皆化何不利之有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求治太急而責效太深者則往而不達欲其有慶也難矣茲

惟六五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盡其在我而置得失於弗恤焉則至公所運有以成熙熙之極治而功業冠帝王以獨盛至誠所通有以回皞皞之淳風而神化合上下以同流誠世道之曠見者也不其往而有慶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以陽剛之才居晉之極則是憑其血氣之勇以有為而不能出之以委曲恣其暴戾之性以有行而不能濟之以從容有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其將何所用乎惟用之以伐其私邑則兵凶戰危雖不免殘傷之厲然威可以震令可以行除害去惡之道於是乎得而弗嫌於用剛之太過矣不亦吉而无咎乎然以極剛莫大之威不能用之以平天下之亂救

天下之民而惟小邑之是治是費心力於不必費之地較勝負於不足較之人雖得其正而伐所當伐焉匪惟理所不貴抑亦勢所不宜惡能免於羞吝耶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征伐之道必無敵於天下而後可以言光也今上九謂之維用伐邑則是武之奮也僅及於統屬之一方而不足以震遠威之懾也僅加於專制之一隅而不足以服衆其道未得為光大此所以雖正亦吝也向使以德行師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矣豈特私邑而已哉

明夷利艱貞

伏羲於離下坤上之卦名為明夷者蓋離下而坤上日入地

中明為地所掩猶君子之道為陰邪所傷也故名為明夷又王繫辭以為明夷之世暗世也是所遇既非其時矣又卦體上六暗主六五以柔中之臣近之是所事又非其君也故占者值此不正則失已直道則取害但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智而若愚委曲以行吾忠愛之念而不敢求逞其智亦而若怯婉轉以全吾精白之操而不敢輕用其才艱難守正以晦其明如此則得明夷之道而可免於闇主之傷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卦所以名為明夷者以卦象言之離象為日坤象為地日入地中光輝不著猶君子傷於闇主而正道不行也故名卦

為明夷又以卦德言之內離之德為文明外坤之德為柔順
 則是內既燭乎事理而昭晰明辨之惟精外又安於恭敬而
 委曲奉承之惟謹宜其可以免難也然且忠不見察而斥辱
 之是加誠不見字而廢逐之是及以文明柔順之德而象大
 難明於是乎傷矣粵稽諸古其當文王與紂之時乎觀其緝
 熙敬止內之文明者為何如以服事殷外之柔順者為何如
 而美里之見囚文王亦不免於大難之家也明夷之義不已
 盡於此耶卦辭所謂利艱貞者蓋言時當明夷則大難既蒙
 不可直用其明也必智而若愚才而若怯委曲以晦其明而
 不盡用焉耳於卦何所取哉以卦體言之六五以柔中之德
 而近上六柔闇之君則是情屬乎貴戚之親而禍不可避分

處於密邇之地而變不可逃固為大臣之遇乎內難矣乃能
 隱忍以全其道既不犯君之怒而亦不喪吾潔已之操婉轉
 以伸其忠既不從君於昏而亦不失吾守身之義當志未易
 正之時而有能正其志之用是以艱貞之義也昔者箕子為
 紂近親在其國內狎狂之辱弗逃而真正之志不亂非用此
 道矣乎則夫不幸而蒙文王之難者信不可不利箕子之貞
 矣占明夷者其審之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離象為日坤象為地日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
 體此以蒞天下之衆知不明則失於昏而事至有所不能辨
 過明則失於察而物至有所不能容皆非善於蒞衆者矣于

是以明睿之德而寓於晦默之中見雖足以察乎幾微而亦不盡用其見以虧吾公溥之仁智雖足以照乎隱伏而亦不盡用其智以失吾含弘之度用晦而明如此則政不病於煩苛事不傷於刻薄而民之親愛者自不容已矣蒞衆之道何以加於此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卦下三爻明在暗外而初九以至明之德居明夷之初去暗主猶遠而傷之未甚則是明睿之士方欲進而開君之昏以撥其亂也而顧摧抑之是加不得遂其忠君之願明哲之賢方欲進而啓君之惑以扶其衰也而顧擯棄之是及不得輸其致君之懷有如鳥之飛而垂其翼焉亦不可以自安矣占

者君子遇此容可任其明之見傷而不行以避之乎必當奮吾早見之智而去之惟恐其不先勵吾預待之操而棄之惟懼其或緩速於有行雖至於三日不食可焉然其行也舍此適彼固不能無所往矣而亦豈能利有攸往哉將見情意之不孚而隨其所就尤必加以忘世之譏趨向之不合而隨其所在尤必與夫絕俗之謗其行而見傷也又何如要之君子之抱道於身惟欲得大明之君而事之也今明夷之初九始既所遇不幸而弗食於果行之際終又所遭不偶而有言於攸往之餘斯道之窮不已極哉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而乃三日不食以行之速者豈安於不仕之無義

哉蓋君子之於天下上遇明君則仕以達其道者固義也上
 值闇主則行以儉其德者亦義也今初當明夷之時則禍亂
 將及而去之不得以不先患害將臨而避之不得以不疾義
 當速行而不食此君子所以寧弗食而行也苟昧乎此義而
 行之濡滯焉則其所傷殆不止於垂翼矣豈君子之所宜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離明之德當明夷之時其去暗主視初九為稍近視
 三四五為尚遠則是諫不聽而貶其爵猶未至於斥辱之是
 加言不行而損其權猶未至於刑戮之是及傷而未切其象
 如人之僅傷其左股而非要害處也占者值此當知時勢之
 不可以或留而勇於求退事機之不可以或失而急於自藏

有如用馬之壯而速於拯馬則得善救之道而名節不虧禍
 患可免有以保其身於明夷之世矣不亦吉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所處漸近於暗君蓋有甚於初爻者矣乃能免於難而
 得吉者何哉蓋可以速則速君子處明夷之則也顧傷於所
 恃者剛以取禍而優游不斷者又柔以取辱惟六二柔中而
 有順德則能虚心以觀變而善酌乎時宜早見以預圖而不
 失乎法則故吉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以剛居剛是負剛德之正而勇足以集事者也又在明
 體之上是具明德之至而智足以燭微者也乃屈於至暗之

下則非惟志有所不展而抑且心有所不堪矣又正與上六
 暗主為應受傷之至切故迫于勢之不得已而向明除害興
 義兵以取天下之殘而獨夫即於是乎就戮倡義舉以問天
 下之罪而元惡即於是乎就擒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
 象焉然君臣大倫也放伐大事也以臣伐君豈可以亟哉占
 者得此必當從容以俟其自悛舒徐以冀其自新上迫於天
 命之所受然後興義師以順乎天焉下迫於人心之所歸然
 後倡義舉以應乎人焉苟天命未盡去人心未盡離則上下
 之名分猶存而烏可急於南狩以冒篡弒之名耶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南狩之志本以除暴為已責而非所以為暴以定亂為

已業而非所以生亂者也今南狩而得其大首則威武一揚
 而天下之難悉靖戎衣一着而天下之民舉安志其有不
 得乎向非南狩之志則以雷易雷而身受萬世不韙之名欲
 其大得也不亦難哉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當明夷之時居至暗之地是身處昏濁之朝而道無由
 行阨當危亂之世而志徒自靖其象為入於左腹幽隱之處
 焉斯時也德非柔正則不能去禍非尚淺則不得去欲其獲
 遠害之心也難矣幸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柔正則
 有善處明夷之德尚淺則未大受明夷之傷故猶可遂其避
 禍之懷而飄然以遠逝爵祿初不能為之縻慰其保身之志

而浩然以長往富貴初不能為之繫其象猶獲明夷之心于以出門庭而遠去也占而得此者可不早圖於大難未蒙之時而徒致悔於大難既蒙之後哉

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居坤闇之地固有入於左腹之象矣然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則難之懼也猶未甚而遜之非所以為晚禍之臨也猶未迫而去之非所以為遲猶可獲遠害之心意而遠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當明夷之時六五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蓋蒙內難而無可去之義者也然有柔中之德故智雖可以自顯而歛之若愚為能深於韜晦以全其忠愛之念才雖可以自施而守之

若怯為能忍於污辱以伸其精白之忱有如箕子以宗室之大臣當殷紂之大難乃狎狂為奴而自靖自獻以達其心之象焉夫箕子之明夷身可奴而志不可亂貞之至也占者不幸而居此之地值此之君亦必以正道自守固不炫其智以招危而亦不敢隨世傾邪以失吾持身之義固不矜其才以召禍而亦不敢與時泯沒以喪吾律已之操一如箕子明夷之貞乃可焉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猶箕子之蒙內難而能正其志外固晦其明矣然忠愛之大義炳然於內而有非禍亂之所能昏忠憤之至情惘然於中而有非患害之所能奪蓋明之可晦者其適然之時而

易經言解
明之不可息者其本然之天也向使明與時而俱息則狎狂
何以彌仁彝倫何以叙範耶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人君之德以明為貴上六以陰居坤之極為昏闇之甚則是
不能格致以啓其明之之端而顧其於私欲之是蔽不能誠
正以致其明之之實而顧溺於聲色之是攻不明其德以至
於晦而為天下昏闇之君焉故其始也智足以拒諫言足以
飾非居崇高之位而肆其惡以傷賢人之明固有初登於天
之象矣及其終也則明睿之士莫為之輔相而何以保其元
后之尊明哲之賢莫為之扶持而何以勝其宗子之任必至
於自傷以墜厥命而欲求為匹夫不可得矣不又為後入於

地之象乎昏闇之禍亦可戒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周公於明夷之上六而繫之曰初登於天是其始也蓋嘗處
至高之位以照臨四國而民生之異俗者無一不在其統御
之內川谷之異齊者無一不在其撫綏之中固宜其常為四
國之主而厥命之不墜矣顧乃又繫之曰後入於地者蓋由
其昏暗之極自乖其統御之宜而無以立四國之表率自反
其撫綏之道而無以繫四國之觀瞻故人心已去天祿已終
而卒自傷以墜厥命也蓋亦可悲之甚矣向使已德克明而
弗失其大君之則將永為天之宗子而四國之照猶夫初也
何至後入於地之若此哉

家人利女貞

伏羲於離下巽上之卦名為家人者蓋此卦之體九五剛健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內外皆得其正則一家之道成矣故名為家人文王繫辭以為治家之道因在於內外之各正矣然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而家之難正莫甚於婦人故欲治其家者必利於先正乎內閑幽貞之德俾恪守乎順從之道篤刑于之化俾克遵乎閨闈之常惟婦順是章不生說姤以間吾之情也惟陰教是理不干外政以貽吾之禍也斯則處於家庭之內者一安乎女道之貞而內無不正矣內正則外無不正而家其有不齊者乎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卦既名之為家人矣而文王繫之以利女貞者何哉蓋以卦體言之六二之陰有女象焉柔順中正而居內則是文明婦順以理天下之內政而外事弗干女盡女道而正位乎內也九五之陽有男象焉剛健中正而居外則是男秉陽教以治天下之外事而內政弗預男盡男道而正位乎外也男女各得其正乃綱常所繫而為禮義之原彝倫所關而為風化之本一定不易萬世通行誠天地間至大之義也卦具內外各正之義如此然必先內正而後外可正此家人所以利女貞歟夫二五正位於內外家之正也而二五為主於內外又

家道之所由正焉彼主乎一國而正一國之紀綱此一國之嚴君也主乎天下而正天下之紀綱此天下之嚴君也至於一家之人尊卑咸在長幼不齊苟無尊嚴之君慈不勝威恩不掩義者以統治之抑何以使之紀綱有常防閑有法而家政因之以肅耶故家人必有嚴君而所謂嚴君者何在蓋以卦體九五剛健中正為主於外有父之象六二柔順中正為主于內有母之象謂之父者所以理一家之男使之祇承父事而正位乎外者也父非外之嚴君乎謂之母者所以理一家之女使之敬奉母儀而正位於內者也母非內之嚴君乎父母任嚴君之責而家道之所由以正者在是矣不特此也又以卦畫推之而父子兄弟夫婦之各盡其道無有不正者

焉彼上爻為父尊而居上初爻為子卑而居下是父以臨子而燕翼之慈以昭子以承父而繼述之孝以盡父子之極立矣五爻為兄長而居上三爻為弟幼而居下是兄以愛弟而友于之克敦弟以從兄而天顯之克念兄弟之極立矣以至五三為夫剛而居上二四為婦柔而居下是夫制乎婦而陽教之是脩婦順乎夫而陰教之是理夫婦之極立矣父子兄弟夫婦既各盡其道則一家之中倫理以明恩義以篤不惟外之嚴君有以端表正之體而凡有祇承父事之責者皆得正位於外也不惟內之嚴君有以垂取正之範而凡有敬奉母儀之責者皆得正位於內也家道由此而正矣然豈止於家正而已哉吾知天下雖大莫不各有一家之道焉天下之

人雖衆莫不各有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焉今仁讓之風既由家以出則凡得於觀感者倫理由之而皆明恩義由之而皆篤天下之父子不同而同此慈孝也天下之兄弟不同而同此友恭也天下之夫婦不同而同此唱隨也為男者莫不正位於外而觀法於家以各止其所者不特外之嚴君為然矣為女者莫不正位於內而觀化於家以各安其分者不特內之嚴君為然矣天下其有不定乎夫天下不自定而定於一家之正如此此家之所以貴於正也然不先正乎內亦無以使內外之各正矣此利女貞之所以尤為正家之要也文王繫辭之意何其切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由內以及外家人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家之本在身而脩身之道惟言行而已蓋言者身之文而一家之所視以為則者也言而無物則脩身之道虧矣將何以作則于家耶于是言之出乎身者不敢肆虛誕之辭以誣人也慎于未言之先而施之議論者莫非由衷之著審于將言之際而布之訓戒者莫非立誠之辭言諸父子而實有是親焉言諸兄弟而實有是序焉言諸夫婦而實有是別焉凡有關於綱常之重者蓋有是惟不言而言之必信而有徵者矣不其有物矣乎行者身之迹而一家之所視以為法者也行而無恒則脩身之道缺矣將何以垂法于家耶於是行之體乎身者不敢縱怠忽之私以欺人也方其理之未

行則慮善以動而行之必欲其果及其理之既行則可貞以守而行之必要其成行諸父子而常有是親焉行諸兄弟而常有是序焉行諸夫婦而常有是別焉凡有繫於彝典之大者蓋有是惟不行而行之必立不易方者矣不其有恒矣乎夫言為有物則言不浮於其行而足以為家人之則矣行為有恒則行不歉於其言而足以為家人之法矣脩身以端風化之本其與風自火出者不異事而同理哉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家之道莫貴於謹始初九處有家之始是人子繼緒之初人心未變之際時當防閑者也具剛陽之才足純乎天理之正絕乎人欲之私才能防閑者也故其治家也乘其群情之

未貳而為之正倫理篤恩義使之藹然有文以相親因其衆志之未流而為之定尊卑別內外使之秩然有分以相守嚴立法度以防閑乎有家如此則倫理不瀆恩義不乖而何有乎紛爭之患尊卑不紊內外不紊而何有乎廢弛之愆悔于是而亡矣否則始之不閑而人心已放其弊將無所不至矣能無悔乎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所以防閑於有家之始者果何所見哉蓋以人子繼緒之初人心之純者未雜有翕合而無忿爭人心之一者未雜有次序而無瀆亂衆志尚未變也乘此時而預閑之則恩固不傷義亦不失而悔可亡矣失此不閑則情已流而不可復

制意已乖而不可復和欲其无悔也惡可得乎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則是外政不干而謀惟夫子得以專其成外事弗預而行惟夫子得以制其義凡家之所為一無攸遂焉求其所得自遂者惟在於居中而主饋操井臼以資饋養之需議酒肉以供燕享之儀而已自此之外亦無所為也二有幽閑貞靜之德而克盡女子之正道如此占者亦若是焉則內政孔脩自有順從之美陰教以肅何有拂戾之嫌固得婦道之正矣又且成內助之功而家業為之愈昌端閨門之化而家聲為之益振不亦吉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之難正多起於婦人也今六二乃能無攸遂在中饋而得吉者由其以陰居陰稟於天者有溫順之質而自能卑巽以從夫子之所為率於性者有和順之良而自能退巽以遵夫子之所制所謂無攸遂者在是所謂在中饋者在是而又何吉之不可得耶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之道貴乎寬嚴相濟也今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是過乎剛矣故其治家也規治之太峻繩求之太苛一於嚴而無寬使家人嗃嗃然而驚惶震懾焉則恩已傷而上下不親一時雖有悔矣而家法則齊肅也情已拂而手足無措一時雖有厲矣而倫理則整頓也不亦悔厲而吉乎若使姑息之心

勝防閑之道微一於寬而無嚴使婦子嘻嘻然而笑樂無節焉則恩意交孚雖若无悔也而家法將廢弛矣情意浹洽雖若无厲也而倫理將瀆亂矣不亦終可羞吝乎觀此則知正家之道惟寬嚴得中者然後得家道之吉而悔厲羞吝皆可免耳然與其過於寬而以恩掩義又孰若過於嚴而以義勝恩哉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治家過嚴而使家人嗃嗃固未免傷恩拂意而一時人情有所不堪矣然群心以肅而倫理無有乎或乖衆志以齊而綱常無有乎或數正家之節制猶未失也不亦吉乎若或反是而一于寬縱使父子嘻嘻焉則群心既弛而倫理於此

乎不明衆志既瀆而綱常于此乎不振殆失其治家之節制矣欲免於羞吝也惡可得哉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陽居陰是翁聚積貯之有道而具能富之資又在上位是弛張盈縮之有權而挾易富之勢乃大臣之善理財者也故能使倉廩以實而恒有餘粟府庫以充而恒有餘財有能富其邦家之象焉占者如是則是生者衆為者疾而財之源以開食者寡用者舒而財之流以節足國有方而上不匱取民有制而下不傷不亦大吉乎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謂之富家大吉者何也以其有柔順之德而又在上位

耳柔順則克勤克儉精利事而有生財之方在位則可縮可盈操利權而有致財之勢此所以能富其邦而得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在我既有刑家之德而又獲內助之賢夫婦咸有一德而正位於內外者皆得其人也王者占而得此以是至於其家則是夫子理陽道以明章男教而聽天下之外治后妃理陰教以明章婦順而聽天下之內治蓋相須以有成矣由是倫理以明恩義以篤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延嗣續之繁內可以綱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化乎四海不亦勿用憂恤而吉自可必乎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謂之王假有家則是為夫者得婦以內助愛其柔順中正之德為能明章婦順以聽天下之內治而不負其反側之所求為婦者得夫以刑家愛其剛健中正之德為能明章男教以聽天下之外治而不孤其終身之所托夫婦交相愛如此則風化之本端矣此其所以勿恤而吉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正家之道必孚而後可以結其群分之志必威而後可以懾其類聚之心夫固不可以偏廢者也今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陽剛則有克家之才居上則有正家之責又在卦終則當家道之成故周公因象著占以為任治家之責者當知正家久遠之道彼始而弗孚則人心離離非所以聯有家也是

必恩義當篤則真實以相與而詐偽之不前以孚父子而親
焉以孚兄弟而翁焉以孚夫婦而和焉凡所以致發若之誠
者無所不用其極也繼而弗威則人心玩玩非所以肅有家
也是必倫理當正則齊莊以自持而儀刑之不苟以威父子
而嚴焉以威兄弟而序焉以威夫婦而別焉凡所以起顯若
之敬者無所不用其至也如是則相孚之久人或趨於怠
者而有威在焉終不得廢之以流於放逸恩義常篤而法益
永存家之所以長能欽承者胥此矣立威之久人或趨於
渙者而有孚在焉終不得去之以致于乖違倫理常正而情
益永固家之所以長能嗣守者胥此矣不亦終吉乎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所謂威如之吉者夫豈疾聲厲色以為劫服人心之具
哉亦惟反之于身言焉有物而見諸議論者莫非有關於綱
常之重行焉有恒而措諸踐履者莫非有切於倫理之彝以
親之道反諸身而有以敦父子之倫家之為父子者莫敢不
正矣以序之道反諸身而有以垂兄弟之法家之為兄弟者
莫敢不正矣以別之道反諸身而有以裕夫婦之刑家之為
夫婦者莫敢不正矣此其所以得威如之吉也向使身之不
正而徒法制以繩之則徒取嗃嗃之厲矣其何以得吉哉

睽小事吉

伏羲於兌下離上之卦名為睽者蓋此卦之象上天下澤性
相違異物之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人之睽也皆睽之義

故名為睽。文王繫辭以為天下之事常成於衆力之協，每敗於衆志之乖。占而得睽，則衆情乖離，若一無可為矣。然以卦德言之，內悅而外明，是內外相資有濟。睽之德也。以卦變言之，柔進而上行，是君臣得位有濟。睽之勢也。以卦體言之，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柔中之君得剛中之臣有濟。睽之輔也。以此三者而當睽之時，故興師動衆，開國建侯，大有所為，以合天下之渙者，雖不可能矣。若事不關於朝廷之大綱，而惟廢墜之，是舉政不係於宗社之大計，而惟敗壞之，是脩斯則無預於衆力之助，無資於人心之和，猶可為之，而充濟也。小事其有不吉乎？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

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卦所以名為睽者，蓋以卦象觀之，自遠取諸物也。離象為火，兌象為澤，二物雖均一天地之化也。然火之性動而炎上，澤之性動而潤下，其性自相違異矣。此物理之睽也。自其近取諸人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二女雖均一父母之居也。然中女之志欲歸中，男女之志欲歸少男，其志自相違異矣。此人情之睽也。卦象具有睽之義，故名之曰睽。既謂之睽，則事無大小，且皆不可為矣。而卦辭又曰：小事吉者，何也？蓋以此卦之德，兌德為說，離德為明，則是和順之內蘊矣。而發於外者，又見其義理之不疑，樂易之中，涵矣。而徵諸行者，又見

其事機之不昧有能為之資也此卦之變自離來者柔進居
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則是溫柔之德
已備乎臣道之純而又進以承乎分理之寄微柔之懿已裕
乎君道之精而又進以操乎純理之權有可為之勢也此卦
之體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則是建中以出治君既不
流於委靡矣而又得夫剛明者以為之贊助用中以臨民君
既不偏於巽懦矣而又得夫剛克者以為之弼成有共為之
輔也惟卦有是善如此故雖不可以成大事而小事尚有獲
吉之道也使當睽之時而又無三者之善則天下之事將無
一之可為矣然人但知睽之為睽也而容知其亦有不終於
睽乎試即睽之理而極言之則可見矣彼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天高地卑其體睽矣然天以氣而下降於地地以氣而上
升於天一施一生而其化育之事未始不同焉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男陽女陰其質睽矣然男以女為室而助之於內女
以男為家而刑之於外一唱一隨而其交感之志未始不通
焉以至萬物散殊群分族別飛潛動植之異形聲色象貌之
殊質其迹睽矣然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
成性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其稟受之事未始不類焉此可
見天地不睽則不能以成造化男女不睽則不能以成人道
萬物不睽則物理或幾乎息矣是睽者生生之本也化化之
幾也天地人物人道所由以立也睽之時用不其至大而無
以加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睽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為二卦火澤合體而性不同是統同之中而有辨異者存矣使人之處世而一於異焉則亂常拂理既非所以處人而一於同焉則隨俗習非又非所以處已皆不可也故其見之於應酬者溫良樂易既不好異以違乎衆矣而未嘗不嚴夫持身之法出之交接者和順從容既不立異以絕乎俗矣而未嘗不謹夫守身之貞窮而在下其所以為取舍為是非者固猶夫人也而義之所在然後從之如同焉而或非其義則又以天下之名節自勵而不敢苟同以害義也連而在上其所以為事使為死生者固猶夫人也而道之所在然後趨之如同焉而或非其

道則又以天下之綱常自任而不敢徇同以悖道也以同而異如此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在是矣非善於體易者其孰能之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當睽之時必有合而後可以濟也今初九上無正應本無所援助以濟天下之睽而有睽離之悔矣然居睽之時與九四之同德而相應是其憫世變之紛亂而相與戮力以求復其混一之規憂世道之乖違而相與協心以求措諸昇平之盛睽可濟而悔以亡馬擬諸其象始猶喪馬勿逐而自復者矣然當睽之時又惡人肆志之秋豈特同德者為當與哉雖遇惡人之與已異者亦宜因其求見之誠而和以接之不必疾

之已甚以觸其怒因其願見之切而群以處之不必遠之太嚴以拂其情庶在彼免悍之心以消而中傷之患可免矣何咎之有向使拒之不見則彼將我讐而肆其毒欲其无咎也得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君子之於惡人遠之惟恐其不速也睽之初九乃必見惡人而後可以无咎者蓋當睽之時人情乖異苟於惡人而拒絕之則讐怨多而禍患至矣故不得已而見焉正所以委曲以通吾之權而俾其兇悍之謀無由以肆婉轉以達吾之節而俾其中傷之志無由以施避咎之道當如此耳豈其本心哉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本有君臣之分者也但當睽之時或為讒邪所間故乖戾不合然為君者其禮雖失於下交而為臣者其義不容於自廢也故必精誠以感動之而納納之自牖者務以行吾事君之義盡力以扶持之而因事納忠者務以致其格上之誠委曲相求而得會遇有遇主于巷之象焉夫然後則下情必不壅於上聞而上情亦必至於下達君臣協心無患於明良之遇而上下同志可以成濟睽之功臣子之責庶乎其可塞矣果何咎之有哉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大臣事君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而今乃遇主于巷焉不免於失道矣然二之與五有不可廢之義有不容已之情義不

可廢則凡委曲以求盡其義者固其責之不可辭也而何有於為邪之嫌情不容已則凡委曲以求協其情者亦其分不容逃也而何有於干寵之非此二之所以得无咎也向使君臣之分未定而求之若是則枉道甚矣咎豈能免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與上九正應而不幸居二陽之間故以言其後而見二之情欲其固已之交也而肆兇悍之謀以撓其志有見輿曳之象以言其前而見四之情其強以求合欲其親厚於我也而施側媚之奸以阻其機欲其順附於我也而逞權力之威以塞其路有其牛掣之象然三之處此非其忘情於道義之交

而欲從乎二四也值勢之窮遭時之厄為上九者當哀其迫而諒其心可也夫何當睽之時猜狠方深是疑其下之或從乎二也而因以背其相與之常疑其上之或從乎四也而因以戾其相得之素其象猶不惟輿之見曳而在輿之人且天馬而髡其首不惟牛之見掣而駕牛之人且劓馬而絕其鼻矣然邪不勝正二四之求久當自息六三之節久當自明而上九之疑亦豈終不能釋哉故其初也以曳以掣而見制於人以天以劓而見疑於上固無初矣其終也曳掣以去而人不之制天劓以无而上不之疑不亦有終乎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所以見輿曳其牛掣者蓋三居二陽之間其居之位不

當故下乘乎九二之暴而二安得不恃其強以挽之於後上承乎九四之克而四安得不逞其勢以阻之於前此其所以或曳或掣而睽之方深也然又謂无初有終者言其始雖不得與上九之剛相遇而邪不勝正終必妄求者去而得以遂其同心之交正應者合而得以慰其同志之輔不終於相睽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之時無陰柔之應則是獨立於離散之朝而無協心者以為之輔獨處於紛亂之世而無協力者以為之親難於濟睽而為睽之孤者也宜不免於有咎矣然初九在下有陽剛之德乃元善之夫也幸而遇之同德相信雖無相知之

素而一時之結納自爾其情誼之相投雖無相須之殷而一時之締好自爾其意氣之相孚亦不為孤焉然當睽之時人情難合而易離故必內懼猜疑之易生而兢兢焉惟求其孚信之永固外防讒間之或作而業業焉惟求其孚誠之克終危厲以處之如此然後向之相投者終必不至於相猜而可協力以解天下之紛矣何咎之有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必交孚而後得无咎者何也蓋欲濟睽者四之志而弗克濟者勢之孤也今惟於所遇之元夫而同德相信焉則上有以資乎下而可同心以聯天下之異下有以助乎上而可協心以和天下之乖濟睽之志于是乎行矣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當睽之時乃以陰居陽而非其正則是施為舉措之有偏而天下乖戾之益甚本有悔也然悔不終於悔而悔可亡焉何也蓋九二在下之賢乃六五之正應所謂宗臣也時方處睽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能柔中又有虛已下賢之誠君既不以位自高而下交之念切臣必不以能自負而上應之情專故其相合也心孚意契言聽計從不俟委曲婉轉之力真若噬膚之易弗假於齒決之勞焉占者如是而往則啓沃之有資而可交脩以聯天下之異異匡輔之有賴而可協力以解天下之紛睽無不合夫何咎之有此悔之旃以亡也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睽之所以難濟者由於上下之不交也今君臣既相合如噬膚之易則其往而濟睽也自能聯天下之情以統於一而蕩平之偉績由此其易成合天下之勢以歸於同而底定之奇功由此其易建不亦有慶乎此咎之所以免而悔之所以亡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正應本不孤也但三為二陽所制已不得進與之合而迹有可疑矣且上又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剛極則過勇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拂戾而難合是以兩情之不協而股肱之托以踈一德之不孚而心膂之寄以

寡其睽孤也甚矣然其所以睽孤者以其猜忌之深耳彼三本守正之是侯也上則疑其有汚辱之行而謂大節之已虧其象猶見夫豕之負塗焉三本苟合之不脛也上則疑其有失身之醜而謂實跡之已著其象猶見夫載鬼一車焉故其先也以三之或遇於二陽而欲去之況其迹不諒其心猶張弧以射之而中傷之意方興也其終也以三之見逼於二陽而姑恕之求其心不泥其迹猶說弧以釋之而保全之念復萌也至是則知三之於我迹若可仇而匪仇勢若非親而實親不得安於孤立以絕之矣故往而求合則兩情相通而不復病於向之不協一德相與而不復阻於向之不孚有如遇陰陽之和而成雨焉由是同心以解天下之紛而王綱之墜

於是乎可振協力以聯天下之異而國步之艱於是乎可回其吉也為何如即是而觀可見三之於上始之疑者其迹也而終之信者其心也天下之相與者苟于其迹而不于其心其不至於寡恩棄舊而薄其所厚者鮮矣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之與三本相睽也而今乃有遇雨之吉者蓋事之未真則其事終為之白惑之未實則其惑終為之明今上之於三非汚者已不疑其為汚非有者已不疑其為有孤不疑而復張親不疑而為寇群疑盡亡而非復向焉猜狠之心此其所以得遇雨之吉也向使一於疑而不釋則睽孤之凶隨之矣欲其吉也可得乎

易經言解 丁集 卷之二十一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伏羲於艮下坎上之卦名之為蹇者蓋坎則見阻既非可進之地艮則能止又無冒進之嫌行之難也故名為蹇文王繫辭以為處蹇之道不得其地則所以解難者既無其資而不得其人則所以解難者又無其主不得其正則所以解難者又無其具三者皆處蹇之所不可廢顧為之者何如耳今以理言之方在險中固不宜走險矣而以卦言之卦變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又無走險之義焉故占者必往據西南平易之區則進可以為戰而不患於用武之艱退可以為守而不患於受敵之衆乃有利耳若往而居乎東北險阻之方焉吾恐事勢窮蹙而內無以固

根本外無以杜窺伺徒益其蹇而非所利也然地焉既得又貴乎得其人以為濟蹇之主蓋以理言之當蹇之時僭為者衆必大人之是見而後難可以靖也况卦之九五剛健中正又有大人之象焉故占者又必獻策以求乎真主委質以事乎明君則天威是仗可以集勘禍之奇勲廟謀是遵可以建定亂之偉績西南不為徒往矣不亦利乎人焉既得又貴乎得其道以為濟蹇之具蓋以理言之當蹇之時挾詐者衆必正道之是守而後難可以靖也况卦之五爻皆得正位又有居貞之義焉故占者又必志切於王業之興念急於民窮之憫則大義是扶足以為拯溺之宏綱至公是秉足以為亨屯之遠畧大人不為徒見矣不亦吉乎要之得其地則形勝所

易經言解
據可以控制乎天下矣得其人則德望所係可以統馭乎天下矣得其正則名義所倡可以收拾乎天下矣三者備而又何蹇之不可濟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之為蹇者何哉蓋蹇有難之義也茲以卦德言之坎德為險而在上艮德為止而在下則是變故攖於其前矣而能從容以處之不急迫以履乎危機禍患接於其前矣而能徐緩以圖之不躁率以蹈乎危地卦德具險而能止之義如此此卦所以名為蹇也而其知從可見矣蓋遇險而或

昧者失之愚冒險而不顧者失之妄皆不免於困窮之災非所謂知也今惟見險而遽止則真知利害之勢而明哲以保身熟察安危之機而全身以遠害不亦知矣哉然見險者固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則欲有以濟之信必有其道也文王乃繫其辭曰利西南者蓋以卦變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是其危亂之際依據乎宅中圖大之區變故之秋憑藉乎居中馭外之地進可以為戰退可以為守所值信足以安身而无虞矣又曰不利東北者蓋以卦變自小過而來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是其處非所據自陷於偏僻之間居非所安自投於危迫之境進無以自奮退無以自依其道必至於困窮而不振矣又曰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九五剛

健中正有大人之象是其名望素隆既足以屈天下之志才
德素著又足以服天下之心能往而見之則宏猷有所仗而
經畧世變之大勲可成廟筭有所遵而圖濟時艱之偉績可
建往而有功矣見之所以為利者不以是歟又曰貞吉者蓋
以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有貞之道是其協恭以揆
亂者莫非大義之是扶同力以亨也者莫非至公之是秉能
守正如此則叛亂悉除而紀綱復於是乎振肅僭偽悉定而
海隅復於是乎蕩平邦焉以正矣貞之所以得吉者不以是
歟即是而觀可見當蹇之時既擇地以往矣而所依又貴乎
得其人既擇主以從矣而所行又貴乎得其正曲盡處蹇之
道而復能成濟蹇之功如此則蹇之未易濟也明矣其時用

不亦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艮象為山坎象為水山本峻絕上復有水險阻難行蹇之象
也君子體之以為行有不得者吾身之蹇也而所以致其蹇
者亦由於德之不足耳于是乎反身以脩其德焉或檢察於
念慮之微以啟其脩之端或慎淑於事為之著以致其脩
之實愛人而人不我愛則反諸此身之仁焉而所以脩其
敦仁之德者必非仁弗為而後已也敬人而人不我敬則反
諸此身之禮焉而所以脩其執禮之德者必非禮弗履而後
已也夫然則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尚何蹇之有不濟乎

初六往蹇來譽

當蹇之時危邦不可入亂邦不可居也初六居蹇之初是世變方殷既無可濟之勢以六居之是陰柔質弱又無克濟之才使或不度其可否而冒險以進紀難以行則必陷其身於傾危之地而有蹇矣惟見險而止置天下之理亂於不聞知難而退付天下之休戚於弗恤來而不往焉則知幾之智以全而人無不嘉其美達權之道以得而世無不仰其高蓋非惟不困於蹇而名譽由此其昭著也占者可不慎乎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五謂之往蹇來譽者豈忍坐視其邦之不正而不思往以建功哉蓋當蹇之初天下之大難方殷未可冒進以求靖其難也而惟宜反身自治以待天時之自定天下之大亂方起

未可輕進以求撥其亂也而惟宜脩德自淑以待夫時之自清故性則宜待而不待其所以得蹇者胥此焉來則宜待而不能待其所以得譽者亦胥此焉苟時不必待方將以正邦為功矣而又何往蹇來譽之有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是以忠貞之臣而當君父之難君臣之義休戚共之者也但見其效鞠躬之力臨變故而不辭懷盡瘁之誠冒艱危而不避乃王臣之蹇而又蹇以求其濟者所以然者其心豈有他哉正以事有可為則以此身而請吾君之難其蹇之濟而生也為吾君之故而已非欲謀吾身之利祿於一時也事不可為則以此身而徇吾君

之難其蹇之不濟而死也為吾君之故而已非欲干吾身之名譽於萬世也蓋不如是則無以酬君上之恩而塞臣子之責亦何以為忠耶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人臣之事君也心之不盡者猶得而尤其心焉力之不竭者猶得而尤其力焉今六二王臣蹇蹇可謂盡心竭力矣其事之成敗固未可知然或事乖而不濟則雖無可紀之績而節義之昭宣實建諸天地而不悖雖無可錄之功而精忠之憤烈實質諸鬼神而無疑終亦莫得而尤也况事有克濟者乎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重剛不中既非撥亂反正之才而坎險在前又當大難

方殷之際本不可以濟蹇者也故或往以求濟則非惟不能遂其拯溺之志而徒足以取困窮之災非惟不能建其亨也之功而徒足以召敗亡之禍必為所陷而益以蹇矣惟反就二陰與之交脩而審勢以行相時以動焉則機有可為斯同心以建夫平定之功蹇之濟也吾無容心也機不可為斯同道以遂夫隱居之樂蹇之不濟也吾亦無容心也不亦得其所安而無遇蹇之憂乎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往則蹇矣而必反就二陰者蓋以初二在內陰柔不能自立喜得陽剛以為依歸者或資之以贊其經綸之畧而傾心以相從或資之以壯其匡濟之猷而協志以相與故反而

就之自得其所安也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當蹇難之時。陰柔才弱。使不量力而進。不度勢而行。則非惟不能拯天下之溺。而徒取困窮之災。非惟不能解天下之紛。而徒召誅戮之禍。益以蹇矣。惟來連九三。而仗其陽剛之才。合力以濟。庶乎衆志相成。而勤王有助。群策畢舉。而謀國有資。事可以圖。功可以立。而蹇無不濟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所以往遇蹇而必來連。九三合力以濟者。正以當蹇之時。陰柔不足以濟事。而九三乃以陽居陽位。得其當。則是先見之果。決既足以有察。而匡吾之所不明。才力之堅強。又足

以有為。而輔吾之所不振。有濟蹇之實德者也。能連之以共濟。而蹇其有不解乎。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以天下之大君。當天下之大蹇。是乃國步艱難。而社稷既危。人心離散。而邦家將覆。值非常之變者也。欲有以濟之。信必有資於天下之大才矣。况九五居尊。既有濟蹇之勢。而陽剛中正。又有濟蹇之德。是以勢力之所招。德望之所感動。英雄雲集。而凡智足以決勝千里者。悉為之運。帷幄之謀。豪傑景從。而凡勇足以壁立三軍者。悉為之專。閫外之寄。由是以天下之才。濟天下之變。而蹇無不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當非常之變固宜君子之深避而不肯出矣而乃得朋
來之助果何脩以致之哉蓋賢者許國之盛心常視人君之
盛節今九五居上之中而不變其所守是當顛沛流離之際
而所存者惟大信之是明不為倖成之計處艱難險阻之時
而所施者惟大義之是布不為姑息之圖惟其有中節之德
此所以能係天下之望收天下之心而使豪傑之悉於我歸
與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以陰柔居蹇之極蹇極雖有可濟之理而陰柔則無能
濟之才如是而獨往以求濟則大難不支益以蹇耳惟來就
九五之德位兼全者而委心從事竭力勤王而與之濟蹇焉

則必能易危為安而有以底非常之績撥亂為治而有以集
莫大之勲不亦吉乎占者值此而有濟蹇之事當必擇其德
足以屬天下之仰望位足以係天下之具瞻如九五之大人
者而往以見之則資其謀猷以拯天下之溺而赴義之心可
遂伏其勢力以解天下之紛而立功之志可伸何不利之有
象由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往必遇蹇而來則有碩大之功者蓋當蹇之時非獨立
自用者所能為也今九五居內而上六之志在於來就九五
不以一己靖天下之難而惟思仗人之謀猷以為靖難之資
不以一身解天下之紛而惟思倚人之威望以為解紛之地
其有碩大之功也宜矣占又為利見大人者蓋德薄位卑者

易經言解
雖欲依之成功而蹇必不可濟也。惟九五崇高在上，則勢分之貴既足以係天下之具瞻，而剛健中正則性分之貴又足以屬天下之仰望，故往以見之，正所以資其德，以為濟蹇之本資。其位以為濟蹇之勢也。其獲利也不亦宜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伏羲於坎下震上之卦名為解者，蓋解者難之散也。此卦下體坎也，而其德為險上體震也，而其德為動。居險能動，則是當艱難傾危之地，而有興衰撥亂之才，不惟不陷於險，而且能出乎險之外矣。故名為解。文王繫辭以為難之既解，以理言之，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以卦變言之，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乃西南平易之地也。二居其所而得

中道有安靜不煩之義也。故占者當解之時，世難甫夷，人心未定，正當培植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全元氣於方復之日，威而能惠，反苛急而濟之以寬仁，弛而不張，去煩密而施之以簡易，利於西南而不復艱險之是尚焉。若其亂流盡殄，厲階悉除，而無所往，歟是故不可以多事也。則宜投戈以講藝，偃武以脩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庶國脉無傷，邦本益固，天下享平寧之福而吉也。若遺孽猶存，餘燼未滅，而有所往，歟是固不可以無事也。則宜天威之即伸，大衆之隨，戢早往，早復，而不久為煩擾，庶既不養亂，亦不毒民，天下蒙戰征之利而吉也。觀此則夫時當既解而猶或刻薄之，是居騷動之是樂，雖欲免於凶咎而不可得矣。况於吉利乎？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解者蓋以卦德言之坎德為險震德為動是
當屯難之地而有振拔之才為險以動焉居險而能動則轉
移之有術可以排天下之大難而不摧圖維之有方可以消
天下之大變而不困自將出乎險之外矣故卦名為解焉卦
辭所謂利西南者蓋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坤
居西南方平易之地其畫皆偶有得衆之象則是政尚寬平
而蕩滌乎煩苛之夙弊法宗簡易而掃除乎暴虐之嚴刑如
是而往斯天下之民窮於煩苛者皆樂就乎寬平之政而傾

心以來歸苦於暴虐者皆喜遵乎簡易之法而輸誠以效順
往而必得乎衆矣此西南之所以利歟又謂其來復吉者亦
以卦變二居其所而得中則是智足以靖難而未嘗任智以
邀功才足以安邦而未嘗恃才以賈禍所以休養於亂流盡
殄之餘生息於厲階悉除之後者莫非得中之所為也否則
必將好大喜功以逞分外之欲矣惡能以得吉哉又謂有攸
往夙吉者亦以卦變二得中而往有功則是大肆九伐盡掃
乎底滅之餘殃爰振三軍悉去乎垂亡之遺孽所以興師貴
速而不煩班師孔亟而不擾者皆其武功之所成也否則必
將老師久駐以召意外之變矣又惡能以得吉哉卦變具有
平易安靜不為煩擾之義如此而處解之道盡於是矣又以

解之義而極言之天地之功化向固歛於寂若而不可見也
惟靜極而動專一有直遂之機則二氣之相搏奮擊為雷而
天地之所以動萬物者莫疾乎此焉闔極而闢翕聚有發散
之妙則一氣之相和薰蒸為雨而天地之所以潤萬物者莫
潤乎此焉天地解而雷雨作如此是雖不期於百果草木之
甲折也然雷雨既作則雷之所動復得雨以滋潤之而生理
之凝聚者自呈露而不可藏雨之所潤復得雷以鼓動之而
生氣之鬱結者自舒暢而不可遏百果草木皆於是乎甲折
矣夫百果草木之甲折由於天地之一解如此則是荷於丕
冒之下者雖森然其不齊也而無一物非天之所覆斯亦無
一物而不隨天以解焉承於含弘之內者雖雜然其至曠也

而無一物非地之所載斯亦無一物而不隨地以解焉方其
時之未至則機不可驟百果草木亦俟之而已矣及其時之
已至則機不可揜百果草木亦順之而已矣解之時義不亦
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震象為雷坎象為雨雷雨交作宣天地之精播萬物之和解
之象也君子體天地解物之心以解民之難故於罪之小而
為無心失理之過者則直赦之而不問於過之大而為有心
犯惡之罪者亦姑宥之而從輕蓋君子以愛人為心而生生
之意自溢於常法之外體天行道之大端蓋如此要之過則
必赦罪則必宥固未嘗不恤之以仁而赦必於過者必於罪

又未嘗不裁之以義仁義並盡而處解之道畢矣

初六无咎

當大難既解之時純任其剛以至於多事者則凋瘵之餘固有所不堪而專用其柔以至於失事者則廢弛之後亦有所不振皆非處解之善道也今初六以柔在下本安於無為者但恐其無為之過而至於不振焉咎斯不免矣幸而上應九四之剛則是守已之柔以鎮撫於下既不生事以自疲資四之剛以振作於上又不無事以自逸處置得宜操縱當可平易安靜固初之所恃以養天下之元氣者也而起敵維風之下神氣亦不至於或索焉久為煩擾固初之所黜以培天下之治體者也而除殘去暴之餘治功亦不至於或靡焉何咎

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之所以得无咎者何也蓋難解之後一於剛者固必生事以啟釁而一於柔者亦必廢事以長奸揆之於義皆不免於有咎也今初六陰柔在下本不輕於為者又得九四之剛以濟之則是恤民裕衆之方在已既養之有素而起敵維風之政在人又處之得宜見其有平易安靜之美而亦未嘗蹈夫因循之失也見其有不為煩擾之風而亦未嘗淪於養亂之愆也其无咎也豈非義之所當得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五陰柔之君而三陰邪媚以惑其主誠君子之所當去者

也。今當解之時，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誠解難者，所當任其責也。九二上應六五，既操手舉直，錯枉之權，而德備剛中，又蘊乎秉道嫉邪之志，故能奸邪之是殄，而使之上焉不得蠱惑乎君，心側媚之是除，而使之下焉不得傷殘乎民，庶因而收乎中直之君子，俾君心得以有所匡正，民庶得以有所依歸，焉為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解道之貞，無以加此矣。占者值此容，可以或失其守，貽必去邪，勿疑而不使小人得以乘其隙，任賢勿貳，而不使君子無以保其終，守正如是，則小人有所畏，而盡消，君子有所恃，而盡長，上焉有正君之功，下焉有澤民之績，而天下之難解矣，不亦吉乎。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居陰，本不正也。今焉去邪媚，得中直，能正而吉者，以其居下之中，則是心之所存者，不偏不倚，舉合乎天理之公，而是非之鑑，以明身之所行者，無過不及，允乎人心之正，而舉措之宜，以協故，小人當遠也，則必遠之，而凡悖乎中道者，不得立於朝焉。君子當親也，則必親之，而凡體乎中道者，不終伏於野焉。所謂貞者在是，而其得吉也宜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惟有德者宜在高位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居下之上，是以無德之人而竊位於草昧之時，今當難之既解，則度德以授任，而彼之竊據者在所必黜也。猶負者之人乘君子之器。

而致寇至者矣。蓋位雖君之所與，固為得之以正。然德之不足，是亦無故之獲也。而安得不為有道之所深憂？亦之不堪免矣。况得之又不以正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以德而居位者，斯德位相稱而在所可貴也。今六三以小人而居君子之位，如負而且乘焉，則是上不足以致君，而顧高位之是履，徒取夫不勝之羞，下不足以澤民，而顧重任之是膺。徒貽夫弗堪之耻，亦可醜也已。惟位之竊據於我者，已有可醜之實，是以寇戎之來，亦惟我之不勝。有以召之而安得，以奪我者之為非我之弗堪，有以招之而安得以攘我者之

為過善於反已者，但當以非分自咎而已矣。已之不咎而又將誰咎耶？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之與初，以位言之，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是以勢利之私情相合，而為不正之交。本當解者也。然以類言之，四陽初陰，則又有邪正之分。勢在所必解矣。為九四之大臣者，誠能知初為小人而有妨於善類，乃解難之蠹也。於是斷之以大公，而不牽於比昵之私意，決之以大義，而不繫於締好之私情。有解其拇之象焉。吾知邪正不兩立，而非類者既去，則同類者自集。為之協心以蘇生民之困，而所以培耒復之治者，有人焉。為之協力以救生民之危，而所以建攸往之功者，有人焉。

難由此而可解矣不然吾恐小人尚在而君子避之惟恐其不遠也欲其與之相孚也惡可得哉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所以必解初六者正以初之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則是交出於比昵之私愛而非所謂同道之交合由於勢利之私情而非所謂同心之合應之不以正而在所當解者使當解而不解則反為陰柔之小人所累矣安得君子之朋而與之相孚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凡小人之所以肆惡於天下者恒以得君為之本也六五居人君之位而與三陰同類是與小人共事者也其害可勝言

哉君子於此惟於小人杜之必力而不溺於容悅之私拒之必嚴而不奪於阿私之好解而去之則朝綱振肅而來復之治可成君德清明而夙往之功可就亦吉乎然君子之有解果何以驗之必其小人退聽或革面以從而不敢肆其奸或包羞以遜而不敢逞其毒然後見吾之果能有解而不為小人所累也向使小人未解則君子實未嘗有解而禍且隨之矣况能解天下之難而得吉乎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之辭既曰君子維有解吉而又必有孚於小人者蓋君子未有解則已一有解焉則邪媚之徒悉皆退聽而不敢復肆其奸譏諂之衆悉皆退藏而不得復售其計此所以必于

小人之退而後足以驗君子之解也不然是亦君子之有未解矣而豈去小人者之所宜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小人而居下之上以禍天下是即隼之居於高墉理所當解者也上六以國之上公而與之為應則解小人之責不容諉之於人矣故為上六者必揚于王庭以聲其僭竊之罪而過之不可赦者與天下而共絕之利於執言以討其擅權之逆而罪之不可宥者與斯世而共棄之有如射隼於高墉之上而獲之焉夫如是則負乘之小人既殄而上不為朝廷之憂中不為善類之妬下不為生民之害何不利之有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謂之公用射隼者蓋以小人用心巧偽上有以蠱惑乎君心中有以中傷乎善類下有以殘賊乎生民真猶害物之隼而為悖亂之大者也故公用射之正所以解除天下之悖惡而使君心之不為其所惑善類之不為其所傷生民之不為其所賊耳夫豈徇一己之私惡也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伏羲于兌下艮上之卦名為損者蓋以此卦之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此卦之象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是為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夫民貧則君不至獨富下損則上豈能獨益是上下俱損也故名為損文王

繫辭以為人君之取民以足國也莫不有中正之制焉供之而不敢後征之而不敢議夫固因達不悖之規而百代不刊之典者也今而曰損則越乎中正之制宜若凶咎之不終無而欲其貞且利也難矣然時既當損則損亦理勢之不可無者特患其行之不以孚耳占者果能本之以不得已之念而加賦於民者無非為安社稷之大計雖乖乎天下之常規而實非恣已之欲焉出之以不可已之情而厚歛於民者無非為保蒼生之至謀雖拂乎後世之常典而實非適已之便焉損而有孚如此吾知剝民以自奉者固無望其吉之獲也今則以孚而取者民亦諒吾之孚而輸之事以之而可集功以之而可成不亦大吉乎瘠民以自肥者固無望其咎之免也

今則以孚而取者民亦信吾之孚而安之說隱無自而起怨尤無自而興果何有外乎然損乃一時濟變之謀若難以傳之後世也不知損既出於有孚則創造於一時者亦可俟之後世而不惑是雖加賦之道固非聖人之所欲見於後世而或時當損焉則率其已試之法以舉之而所以元吉无咎者亦若是矣貞以守之不亦可乎損乃一人禦變之策若難以放之天下也不知損既出於有孚則區畫於一人者亦可以推之天下而皆準是雖厚歛之道固非聖人之所欲見於天下而或時當損焉則循其已定之法以通之而所以元吉无咎者亦若是矣推而行之不亦利乎然當是時也行是道也凡以備國之用也用不節則財益傷而民不堪命矣所以酌

其用者果若之何而後可耶吾知國費不足既不得已而損之亦當不得已而用之不可過於豐也故祭祀乃國家之大典宜厚不宜薄者惟當損之時則雖二簋之至薄亦可以用享焉蓋禮稱其情則殺禮不以為嫌用適其宜則儉用不以為固也祭祀尚然則凡賓客燕享好用匪頌之類皆在所損可知矣以是制用然後其損也為有孚之損而所以元吉无咎者此也所以可貞利往者亦此也處損之時者惡可不知節用之道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所以名之為損者蓋以卦體言之下體本乾也今則損其一畫而為艮是索民之利以為富國之圖剥民之財以為奉君之計損下而益上也損下益上則民貧而君不能獨富下損而上不能獨益其道上行矣是上下俱損也此卦所以名為損與然人君之取民莫不有中正之定制而今乃加賦以損下焉似乎凶咎之必不可免而難以得貞且利矣文王顧繫其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何哉蓋損雖非人君之美政也惟本之以至誠而征非無藝出之以不安而歛皆有名則其得元吉而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者亦宜矣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豈謂二簋之可常用於祭祀哉蓋祭祀乃國家之大典可厚而不可薄者二簋之用非以

薄為道也。當損下益上之時，民窮財盡，事從節儉，乃為得宜。是應其時而然耳。豈可以為孝享之常理乎？然因是時而推之，不獨享禮為然也。觀此于卦畫，則上體本乾而三剛居之下，體本坤而二柔居之，宜有一定之位也。今而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益行而剛柔之際無定位焉，何也？蓋剛柔之交易，所以立其體而必有變易以從其時。時有所當，損陽不能常伸而過于太剛之折，時有所當，益陰不能常屈而病于太柔之廢矣。卦畫之義，容有違于時乎？觀此于物理，則陽主于進而進之極為盈，陰主于退而退之極為虛，宜有一定之數也。然而盈者必損之以向于無虛者，必益之以趨于有損，益行而盈虛之間無定數焉，何也？蓋盈虛之對待

所以定其分而必有流行以通其時。時不可以終盛，盈未幾而損隨之；雖挽之而不能使之來，時不可以終衰，虛未幾而益隨之。雖推之而不能使之往矣。造物之機，容有離于時乎？知時之為道，易畫不能外之以章其教，造化不能外之以神其功。如此則夫鬼神之用享而必以二簋者，信惟應損之時而已。苟時殺而禮隆，則是以有孚之損而為無經之費，道之上行者將無以供其制用之濫矣。其何以得元吉无咎可貞利往之善耶？觀於此而處損下益上之時者，固貴乎損之有孚，充貴乎用之有節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艮象為山，兌象為澤。山下有澤，是澤之氣上潤于山，有損下

益上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學。莫要於脩身而脩身之道，亦惟損所當損而已。蓋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忿不懲，則不能以理處人。此非吾身之所當損者乎？故于忿心之一起，即禮以攝之，禁其念于方動之初，平其氣于未暴之始，戒于前而警于後，務使忿憤必得其正，而不至於招危招禍焉。斯已矣。易動而難克者，莫如欲欲不窒，則不能以理處己。此非吾身之所當損者乎？故于欲心之一萌，即禮以勝之，至明以察夫滋長之幾，至健以致夫克治之決，杜其漸而防其微，務使欲樂必得其正，而不至於任情敗度焉。斯已矣。夫忿焉既懲，則身非無忿，而所忿者皆義理之勇欲焉。既窒，則身非無欲，而所欲者皆天理之宜。君子體損以脩身之道，孰有切于此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知其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振也。于是輟其自脩之功，而亟為匡上之舉。凡所以長善而救失者，惟恐或失之後焉。舍其自治之學，而速為裨上之圖。凡所以陳善而閉邪者，惟恐或失之緩焉。是能順益上之時，盡事上之分。既有以塞吾相成之責，而又有以昭吾忘私之公。何咎之有。然初在下匹夫也，四在上大臣也。居下而益上，則勢不相及，而情每難通。苟無量入之道焉，安知其不以數而取辱乎？故必度其交之淺深，而妙吾轉移之術。權其義之踈戚，而運吾化導之機。如其相須之殷，固當務盡其心矣。而抑或少有所拂焉，則隱而諷之，亦可也。如其相信之

篤固當務竭其忠矣而抑或果于自用焉則不盡其愚亦可也。不然則望之雖深聽之益厭已事者徒至于失已而徼往者反無以淑人矣。其何以得无咎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已事遄往則所以益乎上者已甚急矣。然豈不顧其上之求與不求而輕於舍已以從人哉。蓋以初陽則自治之有餘而有益人之心。四陰則自用之不足而有求益之念。我之謨猷方欲出之以為贊化之助也。而彼之望吾以匡其不逮者又甚殷焉。我之才德方欲出之以為調元之資也。而彼之賴吾以輔其不足者又甚切焉。惟其分雖相去而志實相孚。此初九所以輟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也。其得无咎也不亦

宜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貞之道也。占而得此者必也所守者道義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所惜者名節而利達不足以撓其慮。利於守貞也是占也。悖之則凶也。若其所守之不堅而輕有所往焉則枉道以徇人未免降志而辱身矣。何凶如之夫。所以必往者將以益之也。然君子之在天下豈必征而後有益於上哉。惟不變其所守之貞則清脩之節自足以廉頑而起懦高尚之操自有以易俗而移風其有益於上者多矣。君子可不慎所往哉。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本非正而曰利貞者何也蓋德之可尊而貴者中而已矣人惟中德之不足是以利祿得以移之而不能貞其所守也今九二居下之中則是心之所尊者惟在于天下之至尊而爵位之尊非其所慕心之所貴者惟在于天下之良貴而勢分之貴非其所求惟其中心為志此所以能貞其所守而有益上之功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君子不能孤立于天下而亦不能苟同乎天下要惟明乎致一之道而後有以善其交耳今卦之六三下體本乾而損上交以益乎坤有三人行而損一人之象也一陽上而一陰下有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也故占者得此當思愛之博者每

病于情之不專志之亂者恒失於聚之或妄若其所處而三人行與則取舍之權不可以弗慎而道之不謀者必嚴以絕之從違之機不容於不端而德之弗類者必峻以拒之損其一人可也夫未損之前其一人尚在也固不能無二三之雜既損之後則一人斯行矣而何復有讒邪之携乎吾知道之不謀者既去而同道以為朋者將益篤其切磋之誼德之弗類者既遠而同德以作求者將益投其聚樂之情以之脩身而友之以相益者此其有所賴也以之事國而友之以共濟者此其有所資也此之謂致一之道而君子之欲善其交者當知所審矣否則不有所損斯亦無所友矣而將何以成其德哉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同行必損之而使一人行者何也蓋天下之情必兩而後專若至于三焉則心不能以悉乎而猜忌之易起志不能以悉合而嫌隙之易生相與必不專矣此所以必損一人而後得其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居大臣之位而柔弱不立本有疾也然下應初九之陽剛資其果斷之才以決吾心之進退法其強毅之德以起吾行之委靡蓋不以陰柔之疾自諱而欲內人以損之矣但克已最難改過貴勇苟知疾之當損而因循為之尚何望其有瘳耶又必勇于自治而不以怠惰為安急於自脩而深以荒

寧為懼汲汲焉從人之善以損之則在人有益告之誠在我有師資之益雖柔必強而不振之疾可變而有為于天下矣不亦有喜乎占者如是則賴人以成其德取友以輔其仁以致君則有術而上不失為天下之良輔以澤民則有方而下不失為天下之賢相矣何咎之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者人之所惡本無疾者固可喜也四以大臣有陰柔之疾而能賴人以去之則變其委靡之質以入于剛強而因可以底調元之績反其懦弱之資以進于果決而因可以弘贊化之猷不亦可喜矣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君能純心以用賢而不挾勢以自亢也由是一德交孚而席珎以待聘者誠切夫帝臣之願精神感召而藏器以待用者舉動夫觀光之心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其多受天下之益若有推之而不能去者猶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焉蓋賢才者國之寶也今既有以得之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而功無有乎不成以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賢而治無有乎不定可以迺天休於茲至也可以永國祚於無疆也不亦元吉矣乎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當損之時所以能受天下之益而得元吉者果孰與之哉亦曰自上祐之而已蓋民情之向背恒係于天而天意之

去留恒由于德今六五虛中之體既有以默契乎降中之常而柔順之資又有以潛孚乎助順之妙是以邦家永奠雖庶明勵翼之功而實莫非天心之默眷國祚靈長雖群策畢舉之力而實莫非天命之重申惟益出于天之所祐此其所以得元吉也否則天心所棄人必悖之而欲其享天下之益也惡可得哉

上九弗損益之无处貴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固欲自損以益民也然天下之欲無窮而一人之惠有限苟必欲損己以益人則其所及者亦隘而不弘矣故必以天下之利厚天下之生不必開府庫以損吾之布帛而因其布縷以蠲之自有以

足民之衣不必發倉廩以損吾之救粟而由其田租以賜之自有以足民之食弗損益之如此則子民之職克脩而大君之所以父母乎天下者為不負長民之權克稱而天下之所以仰戴乎大君者為不孤何咎之有然王道有無私之治而抑或行之不正則事雖公而心實私是豈足以語王道乎又必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因其布縷而蠲之者不忍于天下之無衣也而非假仁以要其名因其田租而賜之者不忍于天下之無食也而非違道以干其譽斯則質之天理而皆宜揆之人情而允當弗損之益夫固盡善盡美之規也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弗損之益夫固可大可久之化也不亦吉而利有攸往乎是以萬邦咸沐其恩而懷德之

風不以遠近而或間九有咸被其澤而歸仁之念不以中外而或殊其得臣之无家也宜矣否則分財以言益者小馬而易匱有心以求益者窒焉而不通祇見其凶害隨之而咎不終无也况望其盡天下而臣之哉

象曰弗損益之天得志也

王道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者此君子之志也今日弗損益之則是不必小惠以市恩而仁之所被自足以酬吾濟衆之心不必違道以干譽而德之所敷自足以愜吾博施之願向之欲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致者不于是乎大得之耶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伏羲於震下巽上之卦名為益者蓋此卦上體本乾下體本

坤而乃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人君損己以益民者也下益則上亦與之俱益矣故名為益文王繫辭以為國以民為本而民賴君以生是益民之道固人君之所當盡者也但以弘治者存乎德德之不足則無以恢張夫經理之宜吾未見其有益于民矣今則卦體二五中正是處常而有益下之德者也故設施盡善而推無不準自將磅礴于四方制作盡神而動無不化自將誕敷於萬國凡所以裕斯民日用之利而養天下和平之福者自無有于或括矣孰謂攸往之有不利乎以濟時者存乎才之不足則無以圖維于紛亂之衝吾未見其有益于民矣今則卦象震巽皆木是處變而有益下之木者也故雖值難

為之勢而妙謨雄斷自可一舉而成天下之巍功雖值非常之變而訐謀遠猷自可一試而樹天下之偉績凡所以慰斯民來蘇之望而舒天下咨怨之心者自無有於或窘矣孰謂涉川之有不利乎口利往則德以綏天下之太平而可以見益道之利于常矣曰利涉則才以戡天下之禍亂而可以見益道之利于變矣有益下之責者容可不知所務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卦所以名為益者蓋以卦體言之上體本乾下體本坤今損上卦初畫之陽而益下卦初畫之陰則是為君者王居之

是渙而導利以厚天下之生大賚之是施而散財以足天下之用寧瘠己以肥民而不剥民以自奉是以被其惠者欣戴于無外而沐其休者鼓舞于無方以老則悅其有終焉以幼則悅其有長焉雖非有心于求悅而民之悅之自無疆界之可限矣若此者何也蓋人君之于民惟德自上壅而恩不下究是以道之隘陋而不可以得民之悅也今卦體之損上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則是王居之渙渙自上也而後下敷于海隅之遠大賚之施施自上也而後下周于閭閻之微出之不窮則濟之不匱而膚功之赫奕自覆冒乎宇宙其膏愈沃則其治益宏而駿業之輝煌自昭格乎乾坤益道之大光如此而其民之悅也寧有疆乎語益而至于民悅

無疆則民富而君不能以獨貧是益民即所以益君也故伏羲名其卦為益文王繫其辭曰利有攸往者何也蓋處常而能施惠以益下者存乎德德之不足則雖有兼濟之心而澤不下究非利于常者也今卦體五得中正于上二得中正于下則是上既有建中表正之君矣而精白于北面者又有以極臣道之粹下既有太中至正之臣矣而恭巳于南面者又有以全君道之純夫是以明良協心以張治具而王道之所敷自四達而不悖道之而生養以遂焉教之而倫理以明焉治之而爭奪以息焉不亦有慶矣乎此益之所以利有攸往也又曰利涉大川者何也蓋處變而能亨屯以益下者存乎才才之不足則雖有撥亂之志而民不底寧非利于變者也

今卦象上震為五行之水下巽為八卦之木則是上馬君既有雄斷之資矣而後天下以分理者又為壯猷之賢臣下馬臣既有解紛之畧矣而先天下以統理者又為英武之聖主夫是以明良同心以撫瘡痍而豐功之所建自一舉而有成以定大策而不為所僨馬以決大疑而不為所眩馬以動大眾而不為所撓馬不亦可行矣乎此益之所以利涉大川也又以益道之大而極言之聖學莫大于進德而德之所進必以無疆為期也但因循者其氣必餒躁妄者其功無序如是而欲其有無疆之益也難矣此卦之德震陽下起為動而巽陰下伏為巽則是奮發以求知既非靡馬而不振矣而尤涵味以要其成果確以求行既非怠馬而不勇矣而尤舒徐以

俟其化動與巽而交脩如此則從入之有地而知之所至將日進于默識之域向往之有基而行之所至將日進于至命之歸何疆之有造化莫大于育物而物之所育必以無方為盛也但獨陽則不能自生獨陰則不能自成如是而欲其有無方之益也難矣此卦之體乾陽下而為震坤陰上而為巽則是天施其氣矣而地之繼以生氣者即有以順承而不違天施其理矣而地之繼以生理者即有以代終而無歉施與生而交感如此則發育之不窮而得氣以成形者浩浩乎有保合之美化醇之不匱而得理以成性者洋洋乎有各正之休何方之有夫日進無疆者聖學之益也而必本于動而巽馬是聖學之益以其時矣其益無方者造化之益也而必本

于天施地生焉是造化之益以其時矣由此推之則凡人事之退而後進降而後升其益之有同于無疆者何弗齊也而非人事之所能自為也物窮而返若有勢焉以驅之而不容過氣機之悔而後顯虛而後盈其益之有同于無方者何弗齊也而非氣機之所能自為也數盡而通若有機焉以相之而不容已時之未至固不能速其益而使之來時之既至亦不能却其益而使之往大哉時乎其益之所以不窮者乎否則時不足以宰其機而益之為用亦幾乎息矣將何以見其道之大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巽象為風震象為雷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其勢交相助

益益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善者吾之所同有也苟見人之有善而不遷則固有者以失而天理之機日塞矣是豈求益之道乎于是擴其虛受之懷堅其思齊之念見一善言則即于其言而遷之亦必吾之所發皆善而後已見一善行則即于其行而遷之亦必吾之所履皆善而後已曾謂君子之見善而顧諉于莫能迁乎過者吾之所本無也苟知己之有過而不改則本無者以恣而人欲之私日長矣是豈求益之道乎于是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宣之而為過言則即于其言而改之不使復出於其口也形之而為過動則即于其動而改之不使復加于其身也曾謂君子之有過而顧安于莫能改乎夫速于遷善則過必因之以益寡敏于改過則

善必因之以益純二者相資于不已而成身成性之功將駸駸乎其上達矣其交養互發之機不于風雷之相須而並見乎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夫為利而效忠固失之欺受施而志報者亦嫌於薄初九居下而受上之益則君之加我者既極其知遇之隆而我之自效者當極其報禮之重志存乎立功而毅然以天下為己任也事專乎報主而慨然以宗社為己責也斯則勞於王事不惟盡臣道之常而功在朝廷抑且耐當守之眷必如是而後可以自致于君此大作之所以利也然居下則位之至卑大作则任之至重又豈可苟焉而已哉故不徒感激于一時以

成吾身之功而必惟懷乎永圖以求萬全之策吾之所作本為宗社謀而上疑其專不可也必其慎慮而從之而任之于已者皆周旋而無虧焉如是而可以仰答于君心矣否則吾方切於自效而何以免于自專之咎耶吾之所作本為天下謀而下病其僭不可也必其艱貞以處之而責之身者皆盡善而無弊焉如是而可以有辭于天下矣否則吾方急于圖功而不已速其好事之謗耶吁責之以大作而必要之以元吉聖人所以教天下之為臣而受益者至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既利用大作矣而又必元吉乃得无咎者何也蓋天下之大事惟膺天下之大任者而後可以圖之今初九居卦之

下固位卑而望淺者以位之卑而欲建非常之業則人將以我為僭矣故當其事而必思盡其善者非以沽忠也為其有越職之罪也以望之淺而欲立不世之功則人將以我為迂矣故圖其事而必思協于善者非以要譽也為其有犯分之愆也必如是然後其事雖過而其心可白耳不然則其所大作者固亦出于報效之誠而謀有弗臧其能以免咎耶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重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則是為臣者盈缶之孚所以為感格之本也而朝廷因以倚其忠精白之志所以為發若之機也而天子因以嘉其節或祿以馭其富則有大烹之養焉而推之不能去也或爵以馭其貴則有錫命之勤焉而逃之

不能免也其象殆猶或益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者矣然君

之益我非徒私厚乎我也為其有是虛中之德也而六二陰

柔則固不恒其德者故必靖共不貳而成功之後罔居以寵

利之私翼戴不忘而盛滿之餘弗蹈夫侈肆之弊以此而始

以此而終而虛中之德持之以永貞焉則疑忌之弗生而富

可以長保嫌隙之弗作而貴可以長守矣其吉為何如然臣

之有君猶君之有天其尊一也臣之事君猶君之事天其道

同也故王者占而值此當必存此湛一之良而祇敬之匪懈

者達之而為郊荐之儀秉此誠精之極而齋肅之有常者舉

之而為明禋之典以內則盡志以外則盡物而用是虛中以

享帝焉則神無不格而天命之用申福祉于是乎綏也神無

不歆而天休之滋至保定于是乎固也不亦有以受天之益而吉乎夫觀于事君之獲吉則知君之所以益臣者固益此虛中之德也而可以立人臣之紀焉觀于事天之獲吉則知天之所以益君者亦益此虛中之德也而可以建人君之極焉不然吾恐上下之際幽明之間勢亦甚睽矣而何感通之若此耶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二受上之益而曰或益之者何也蓋六二之竭誠以事主不過脩吾之臣度而已初非以此求結于王也而寵榮之渥自偶出於不虞效忠以匡君不過盡吾之臣職而已初非以此求媚于君也而禮遇之隆自忽加于非望不求益而上自

益之故莫知其益之所從來耳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無才無德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槩宜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君之所以益之者非錫命之寵而惟厲之聲色刑威以抑其銳俾之處困窮而警戒焉以為成就之幾非爵祿之榮而惟投之艱難險阻以深其謀俾之履憂患而震動焉以為生全之地是不益之益乃所以深益之也占者如是吾知奮發于困心衡慮之餘通達于操危慮深之後才因是以克而陰柔之疾可去德因是以進而中正之美可全咎其有不免乎然警戒震動之機雖得于君而遷善改過之勇當盡于已故益用凶事上之所以責

望乎我者至矣苟或不知自脩以通于上焉寧不有負其望乎蓋必以作忠之本存乎心心有不孚則所以事其君者皆欺矣于是因凶事以思奮而形諸念慮者一皆無貳無偽之真不使其有一毫之或妄焉作忠之實存乎行行有不中則所以事其君者悉邪矣于是因凶事以自效而顯諸設施者一皆不偏不倚之準不使其有一毫之或繆焉斯則誠立于已而聲聞自著于朝廷向之以孚而責諸我者我亦以孚荅之而警戒之意于是乎不孤矣道積厥躬而譽命自逮于天子向之以中而責諸我者我亦以中副之而震動之意于是乎不虛矣不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乎人臣當益用凶事之時而自脩以通乎君如此則凶不為凶而益斯直益矣此

其所以得无咎也否則自絕于君而禍譴隨之欲其咎之免也得乎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之所以益用凶事者豈上之棄乎三哉蓋中正之德乃人之所本有者也但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故凶事之益正欲其困于心衡于慮警戒之後義理于是乎精焉而易其惡以至于中震動之餘踐履于是乎慎焉而矯其偏以歸于正向之本有者至是而固有之耳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當益之時而居上之下是大臣當益下之任者也但所處不中而無益下之德占者值此容可不知所戒哉故必時

值其常則心惟切於愛護民生而攸往以益之者務求順乎天理之正時值其變則心惟急於勤恤民隱而涉川以益之者務求協乎人心之宜所行一合于中道如此則以是而入告于公公必信吾謨猷之足以濟衆而常則從之以攸往焉不以為沽名而疑之也嘉吾謀策之足以靖難而變則從之以涉川焉不以為要利而拒之也其得公之從也不亦宜乎然豈惟是哉雖益下莫大於遷國而亦無不利矣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若未易遷也而有時乎遷之者要在於益下耳今四既以益下為心而君能依之以遷國焉則遷之于常而民生賴之以允殖始雖拂乎安土之情而終可以遂寧一之休矣遷之于變而民隱賴之以日蘇始

雖乖乎故土之樂而終可以免蕩析之患矣遷國且利而况其他乎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臣能進言於君而不能必君之聽從也今六四告公而見從者果何由以致之哉蓋天下之立君以為民而君之養賢亦為民也今四能知民隱之當恤也而運量于淵衷者惟欲錫之以康寧之福知民窮之當憫也而經畫于思慮者惟欲惠之以懷保之仁故由是而與語之言非以媚君也其益下之心婉而至也君其能不悅而從之乎由是而法語之言非以忤君也其益下之心激而切也君其能不改而從之乎此四之所以告公而必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當益之時為益之主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則是以一身而康濟乎四海非徒以小惠沾民之譽也不忍之念素蘊于中而後擴之為不忍之政以一人而撫綏乎萬邦非徒以虛惠令民之悅也如傷之視素溼于內而後溥之為如傷之仁時乎值天下之常而攸徃以益之者悉根於此心保民之實也時乎遭天下之變而涉川以益之者悉原于此心恤民之真也有孚惠心如此則其盛德之及下者已深不假問卜而元吉可必矣何也君民一體感應一機上既有孚以惠下則至誠所洽下亦輸誠以事之而戴吾不忍之政者殆發於由衷而不可遏大信所彰下亦信以懷之而仰吾如傷之仁

者殆動于淵衷而不容已處常而沐其攸徃之惠則思報之于常焉而竭力以忘其勞者若或驅之而莫得其故也處變而被其涉川之惠則思報之于變焉而犯難以忘其死者若或率之而莫得其由也元吉又何待于問乎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下之間其機本相通也上既有孚以惠心則被其澤者必懷其澤沐其恩者必戴其恩而元言之應乃理之所必然勢之所必致者勿問之矣然王者之志恒以一夫之不獲為已辜而今既使民之有孚以惠德焉則即其允懷之情而可以驗吾澤之無所不溥焉即其共戴之願而可以知吾恩之無所不周焉平生益下之志不于是乎大得耶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剛既為強暴之人居益之極又有黷貨之志者也吾知放利而行者怨之積貪得無厭者禍之招今奪人所同欲則為衆所共惡矣故不惟莫益之而且或擊之焉蓋人之立心貴有恒久之德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不可求益而不已也占者若專以求益為心而亦如上九之不恒焉則擊之者必至矣凶何如哉此人之所以不可專利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上九求益不已犯天下之公惡而特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之故見其所求之莫遂耳未及究言其弊也若究而言之則豈惟莫益而已哉又有擊之者矣然擊之不

指其人而曰或擊之者以人皆惡其專利而攻擊之求出于意望之外不期而至也求益不已之害如此人其可不知所節哉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四終



聖